

民國三十五年
七月廿八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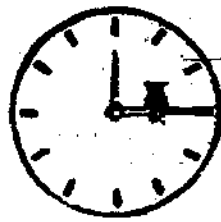
第十二卷
第一期

週刊



米谷作

火葬嗎？



誰在拖？

羅邁

「時局仍然是拖！」許多人如此看法，許多人為此焦憂。有人比之南京的黃梅天氣，其實要比黃梅天氣壞得萬倍，危險萬倍。一月政協決議那樣好，但來了一個拖，結果呢？東北一掃蕩打，關內小打不斷，政協決議撕毀殆盡，法西斯特務肆意橫行，影響及於經濟，民生更其凋敝不堪。六月一度緊張談判之後，「仍然是拖」。雖說「仍然」，可非齊價，現在比六月以前更壞多了，危險多了。六月以前，關內還有停戰協定之約束，現在連這個局都協定也撕破了。三十萬人圍攻六萬人，中原大打會歷半月之久，李先念將軍的部隊仍在被追擊中。而三面進攻蘇北的大打，已嚴重萬分。除此，打通津浦、膠濟，打通熱河、察哈爾、打通平漢。同前的大打，也在計劃之中。六月以前，還有政協會議的約束作用，自國大召集日期片面決定並公佈以後，顯然要連政協會議也一腳踢開了。內戰擴大，加上政治分裂，今日之「仍然是拖」顯然不同於往日，比往日更壞，更危險。

究竟是誰在拖，誰在拖呢？
共產黨決不要拖。他要求軍事政治同時解決，要求恢復四項諾言與政協各項決議，要求恢復停戰協定與整軍基本方案，要求立即改組政府以保證這些決議的實施。這能迅速付諸實施，以挽救目前局勢的嚴重危機。道理很簡單，因為和平民主是中共堅持的方針，無條件停戰是他一貫的要求，政協會議

及上述各項決議與協定，為他所要求所擁護。所以，他沒有開過一次會，作過一個決議，來要求修改這些決議或協定的原則。所以，當國民黨當局不斷破壞這些決議和決定時，他以自己的行動和努力維護它們。所以，如衆所周知，在六月限期談判中，他提議由易到難，逐件解決，而為了求得妥協，他在東北停戰和恢復交通的問題上作了極大讓步，在整編軍隊的數量比例與駐軍地點上，更作了嚴重的讓步。

惟有國民黨的獨裁好戰份子才需要拖，因為有上述的要求，決議和協定，都違反了他們的意志。民主，是要求他們放棄一黨獨裁，和平，是要求他們放棄武力統一，所以違反了他們的意志。他們嘴裏也說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但他們的內心却是朕即民主和國家。在迫不得已的時候，他們召開政協並舉手通過決議，但在實踐上他們就來一個拖。拖的方法不外兩個，一是破壞協議，食言而肥，一是無理要求，得寸進尺。只要回憶一下政協會議以來的事實，就可以瞭然。枝節不說，單就舉

舉大者言之。第一、蔣主席四項諾言的舉述未乾，便在他的腳跟前發生了滄白堂事件和較場口慘案，由此以至下關事件與李公樸、聞一多慘案，愈演愈烈，越來越慘，諾言何在，信義何存！第二、政協會議以後，馬上來一個二中全會，公然作出推翻政

協憲法原則的決議，致使憲章修改無法獲得協議。第三、拒絕修改政府組織法及改組行政院協議，破壞國府委員名額分配及行政院部長名額分配的初步協議，推翻聯合政府中少數否決權的協議，致使改組國民政府的決議迄今未能實現。第四、私自改變國大名額的規定，多方破壞國大少數否決權的協議，加以作爲國大召開前提的改組政府與修改憲章均未實現（如前項所述，由於國方的破壞和阻撓，致使國大不得不延期召開。第五、在一月十日停戰協定簽字時，堅持東北除外，爲往後發動東北內戰留下伏筆。及至東北內戰擴大，又拒絕中共五次以上建設性建議，拒絕民盟兩次調解方案，甚至抗拒三月廿七日三人會議關於停止東北衝突的協議，以致造成東北戰火燎原的局面。第六、在關內則違反停戰協定，私自調動兵力達百師以上，集結於華北華中各解放區周圍，製造進攻藉口，演出今日關內烽火復燃的局面。第七、關於恢復交通，則破壞恢復一切交通與平毀一切碉堡工事的協議，硬要把由敵寇系統編成的護路隊開入解放區，等等。

第八、在六月限期談判的開頭，提出美方人員最後決定權的可恥要求，企圖以此阻撓東北停戰與恢復交通兩項問題的談判，以此挑撥中共代表與美方代表之間的關係，使談判陷於僵局。第九、及至此種陰謀與荒謬行爲被揭破，中共在實際上採取若干重要辦法以便利美方人員履行調處職務，又在交通與停戰兩問題上採取重大讓步，使該項談判獲得初步協議時，國方又提出新花樣，硬要把停戰交通兩問題與整軍問題扣在一起，以便造成談判停頓的僵局。第十、在整軍問題上，中共不僅放棄數量上的補充要求，而且在駐軍地點上願作超出整軍基本方案的嚴重讓步，對國民黨軍隊之整編則僅僅要求他遷



反對軍閥防區制，堅持地方自治制

殖民地化中國的支柱與橋樑。

中國買辦封建集團的軍事獨裁制度，在北洋軍閥時代即已發生，並有某種程度上的形成，但遠不如國民黨當政時代的完備。國民黨將近二十年的當政，在軍事上，消滅地方勢力，逐漸實現了「中央化」計劃。政治上，下層集中了帝制時代保甲制度的大成，上層造成了空前龐大的官僚機構與空前腐敗的官僚作風；經濟上，官僚資本統治一切；文化教育上和言論上，御用機關控制一切；無論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一以貫三而成為黨治。黨治之不足，益之以無孔不入的特務。如果要拿北洋軍閥制度來比擬這個國民黨的軍事獨裁，那簡直是小巫見了大巫，袁世凱、曹錕、段祺瑞若在，也必然稱愧不置的。

這個買辦封建的國民黨軍事獨裁，在它十九年的統治期間，究竟幹了些什麼？每一個中國人民都有他自己的親自經驗，用不着再加敘述。

一一

與軍閥防區制相反，另一個制度就是解放區的地方自治。它始基於抗戰以前，而在八年抗戰期間中有更大發展。以鄉為自治基層，縣為自治單位，省為最高單位，各級政權均由人民自下而上的選出，民選政府代替了保甲制度與自立的委任，它不受任何軍隊干涉，而與人民有密切聯繫，代表他們。這樣民主的地方自治，就得以保證人民依據其各地地方之歷史與傳統，風俗與文化，不平衡的經濟

發展條件，以組織與發展自己的生活，充分享受人民的基本權利，逐步肅清封建的社會根基。依照中山先生「以地方自治相結合以謀統一」及其均權主義的原則，是以民主的地方自治為基礎，經過人民普選，建立各級的民主聯合政府。根據中央與各省的民主憲法，實現地方與中央的均權。由此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

這樣的政治的民主主義，民主的地方自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由地方到中央，都得以人民為主體，也唯有這樣的制度，才能真正實現以政治軍，以民督政，實行農村改革，發展生產，推行教育，廣泛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掃除中國封建官僚主義的基礎，開拓中國工業化所必要的路基。

也唯有在這些基礎之上，才能進一步根絕中國軍閥防區制的根源，消滅中國封建地主官僚資本階級倚恃軍隊以為維持剝削統治的根據；軍閥防區制解體，人民得以進行民主的政治生活，軍隊自然實現真正的國家化。

這正是今日中國共產黨堅決奮鬥以赴，並且號召全國人民，各黨各派團結以赴的道路。這是革命的道路，救國的道路，人民所擁護的道路，也就是唯一能保證中國走向真正的獨立自由，統一團結的道路。

一二

今日，在「停戰談判」上國共雙方表現出來的

一切。行營主任或司令長官君臨一方，總司令官司令官君臨一省，軍政不分，軍權就是政權；軍民不分，人民就是走卒；而以保甲制度為其直接魚肉人民的基礎。軍事防區制的上面，便是代表大地主、大買辦、大銀行君臨全國的軍事獨裁制。君臨全國的最高軍事獨裁——君臨地方的軍閥防區制——直接控制鄉區人民的保甲制，這就是今天中國半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為封建階級與買辦階級所需要，所支持的血腥奴役，是內戰禍胎，又是帝國主義

分歧意見，便是這兩個基本上不相同的兩個地方行政制度，在彼此鬥爭的反映。國民黨企圖維持的是軍事獨裁主義；共產黨要建立的是政治民主主義。國民黨所全力以爭的是繼續鞏固，並用武力來擴大軍閥防區制；共產黨所力爭的是打退國民黨這一反動企圖，並全力來保衛民主地方自治的基礎。

國民黨政府不但絲毫沒有準備實行行政協決議，在全國範圍內改防區制為自治制，反無理要求解放區中共駐軍的空出地區將民選政權撤退，以便重新恢復保甲制與防區制，摧毀一切民主建設，恢復國民黨封建軍事統治舊觀。往日施之於中共軍隊撤退地區如浙東蘇南者，今日又要求施之於中共駐軍空出地區如冀北熱南淮南等。

中共於此，拒絕國方之無理要求，而堅持孫中山先生之地方自治主義，由人民所選舉，所擁護之地方政權，任何一方沒有加以推翻的權力。即有爭端，亦當依政協決議「凡收復區有爭執之地方政府，暫維現狀，俟國民政府改組後，依施政綱領政治一項第六第七第八三條之規定解決之」。今不承認改組國民政府，而強迫中共承認一部份地區的行政撤退，顯係爲了維持獨裁，進行內戰的目的，中共就不得不嚴峻地拒絕。

爲了和平，中共願意考慮讓步以求妥協，但讓步有其不可逾越的最後界限。這就是國民黨必須放棄其貪婪無厭，得寸進尺的獨裁野心。人民在抗戰的艱苦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民主的地方自治設施，解放區的行政機構，該得到應有的承認。在任何口實之下，將國民黨軍閥防區政治伸入解放區的企圖，都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

爲和平努力的讓步，不能被解釋爲怯弱與投降。如果國民黨不惜用武力來貫徹其反動圖謀，繼續

其武力進攻，解放區人民必起而自衛。而且這種自衛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爲和平。我們不要內戰，我們正竭力避免內戰。雖然被迫的自衛，爲生存的自衛戰，我們沒有躲避的權利，並且在我們仍然是爲着和平的目的。但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要求以政治方法解決內爭。所以我們堅決地要求：

國民黨政府立即頒佈全國停戰令；
並立即重開政治協商會議，將爭論中的問題，通提到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四

但是現在，內戰不獨業已爆發，並且已由局部向全面化發展。中原、蘇北、膠濟線、山西、國民黨法西斯部隊所到的地區，廬舍爲墟，生靈塗炭，人民又遭受着水深火熱的災難。另一方面，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不獨被國民黨悉數推翻，而且政治暗殺的潮流，正顯示着內戰時代恐怖黑暗的開始復活。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使問題的解決得以遵循協商方式進行的理想，已因國民黨當局的背信棄義與一意孤行，而遭遇到了基本的威脅。

對抗法西斯軍隊的兇殘進攻，解放區的人民惟有起而自衛，用血與肉保衛民主地方自治已得成果。

對抗法西斯特務的兇殘進攻，國民黨區的廣大人民，便應當勇敢地起來，爲人權基本權利而鬥爭，爲打倒特務政治而鬥爭，爲中止推行軍閥防區制的內戰而鬥爭，爲要求國民黨立即實現四項諾言而鬥爭。

時局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關頭。
惟有人民的力量才是這局面向何處去的最後決定者。

長沙面影 災民飢餓·官員跳舞 伍丁

接收官員戲法多

勝利以來，湖南正患着與國民黨其他統治區類一樣的病症，飢餓、貪污、貧窮、死亡……

戰爭結束的時候，敵人存留在湖南的物資，實在不少，單以汽車的零件說，便有一千多噸。但是，由政府派來的接收大員沈達可，在長沙市記者招待席上卻說只有一百零七噸。由於湖南省政府、建設廳、公路局、和其他各部門沒切到這個光，大家便聯袂攻擊，互爭物資，而長沙的報社（少數的）也便混水摸魚，乘機敲榨。一直到王東原主湘後，對此似乎十分關注，到湘第二日，便下了一道查對沈達可接收敵人物資的倉庫的手令，由於各方面的紛擾，組織了一個接收敵人物資清查委員會，後來據說開了一個分配會議，也就無形的淡忘了，真相如何，老百姓實在不得而知。

聞來無事空掛名

在湖南的救濟工作，令人玩味的，儘管報上天天用大號字標出多少麵粉起運來湘救濟，但是在衡陽、零陵、祁陽一帶，每天總得餓死幾十個人。災民的飢餓且慢說，僅就救濟機關的本身，就令人咋舌的了。「行政」救濟分署的大小工作人員，一共有四五百人，他們的薪金數目都很高，但是實際上事情很少，根本用不到這許多人，有很多全是掛名的，譬如其中有個省黨部副統的負責人韓中石，他在觀察室就掛了個觀察的名義，單拿薪金，從來沒有見過什麼。有個分署的職員說：「辦什麼公，還不是簽簽到，看看報！」有人感嘆的說：「節省一天的開銷，不知要救活多少災民呢……」

不盡實貨價漲來

美國貨在長沙，像洪水一樣的漲過了街坊，玻璃窗帶，牙刷、香煙、花旗橘子……使得廣東的水菓「廣成災」，無人顧問，使得長沙原有的糧食，紛紛倒閉，

殺人犯的統治

—解放日報論聞一多先生被害

李公樸先生的血跡未乾，另一位和平民主戰士、青年運動導師和第一流詩人、名教授聞一多先生，又慘遭特務的亂槍射擊，殞命在昆明的街頭。

聞先生的被害，是極嚴重的罪惡行爲，這一點連國民黨昆明警備司令部宣傳部的發言人都無法加以否認。國民黨當局深懼這一罪案必更加激起全國正義人士的憤怒，因而不得不假惺惺的聲明：「嚴緝兇手」，企圖掩蓋主兇，推卸責任。但是誰不知道在軍警林立的通衢大道，肆無忌憚的行兇，除了法西斯特務組織以外，還有什麼人呢？不管國民黨當局怎樣狡辯推諉，決然掩蓋不了這一個人人皆知的真理。這個真理就是謀害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殺人犯，正是法西斯統治集團。這個集團曾經謀害了廖仲愷、鄧演達、楊杏佛、史量才、李兆麟、王任、孫平天等成千成萬的民主志士，十九年來的歷史，日益證明反動派的統治是法西斯殺人犯的統治，反動派的所謂「軍令政令」，就是法西斯殺人犯的軍令政令，反動派的所謂國家統一，就是法西斯殺人犯的國家統一。正因為如此，反動派堅決反對人民的軍令政令——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堅決反對人民的民主統一——試問今天如果沒有解放區爲中國留下一片光明淨土，如果讓反動派用武力統一中國（李、聞兩先生被害地方——雲南，就是不久以前被反動派「統一」去的），那末，全中國將成爲殺人犯的世界，各界人民及一切有思想有文化的人士，還能有安全生存的地方嗎？

李公樸、聞一多先生的被害，相隔不過三天，這表示法西斯統治集團的恐怖行動的步驟是如何迫促。國民黨當局的一隻血手，對其統治區內的和平民主人民肆行血腥的屠殺；另一隻血手，則向解放區進行瘋狂的內戰。全國人民應當清楚認識李、聞二先生的被害，是反動派全國規模的屠殺計劃的信號，應當以千百倍的加強全國愛國主義的大團結來粉碎這個計劃。正如中共「七七」宣言所說：「解放區人民的鬥爭和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的鬥爭，正在聯爲一片燎原的怒火」，一小羣法西斯份子在這燎原的怒火前，是極其渺小的。他們不自量力，想以血懼恐怖來鎮壓全國人民的和平民主運動，實足以表現他們日暮途窮的窘態。不管他們怎樣掙扎，中國的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是註定了要被人民的燎原怒火所焚燒乾淨，中國人民的獨立和平民主事業，必然勝利。

最後，我們還想對美國友人說幾句話。聞一多先生是在美國受教育的著名的自由主義教授，他對中美文化的交流有光輝的貢獻，法西斯統治集團殺害聞先生，不僅是少數獨裁者對中國人民的挑戰，而且也是德意式的野蠻法西斯主義對中美人民的民主主義和中美人民友誼的挑戰。對於這一挑戰，美國友人亦要一致起來，予以堅決的答覆，那就是要求美國當局立即停止對法西斯殺人犯政府的任何援助，撤回軍事援蔣法案，撤回駐華美海陸空軍。

儘管黃色塗米，但質極低劣，長沙是個貧困的城市，四週仍荒蕪野，壯觀人瘦，因此質價也日漸下跌，瘦弱孩子，由八千元一把，跌到二千五百元，皮鞋油由三千元跌到一千五百元一盒。

街上擺了多步地攤，最顯目的是一箱箱奶粉和煉乳，零售每瓶，大喊大叫，這是官員們吞吃了的救濟物資，拿出換錢的。災民們在鄉下啃樹皮，而城裏卻滿坑滿谷是使他們身上刮下來的奶粉和煉乳……

不久以前，由救濟公署發給的一批藥品和種子，湖南農業改進所某職員憤然的對記者說：「那有這道理，我們的糧，左一封公函，右一封公函去請求發配尼西林和一批種子，卻推說是領不到，但是，我們所長以私人的名義，卻獲得了大量的配尼西林！」

室外饑荒室內餓

長沙城裏有不少飢民，每日睡稻草吃鹹菜，面黃肌瘦，瘦如柴。而文武官員却肥頭大耳，只要一到下晚，桐蔭里的跳舞場就擠滿了人，臺下臺上，那管災民饑餓！

饑饉不連的衡山縣，在參議員競選的時候，該縣的書記長把他競選的一個勁敵換成以「真黨」的罪名而將他殺害了。平江縣長則可以隨便解散參議會。衡陽某晚報記者，被人謀殺了。連編譯在半夜深更時有槍聲打得連連響。在長沙，「中國書店」因爲賣了幾本民主的書籍雜誌，便一再遭受搗毀。孫子被追殺；某晚報因爲登了這個消息，險些也被搗毀，當局現正計劃嚴禁一切違反國民黨意志的雜誌。各學校選拔密令，嚇阻學生開民主雜誌，某女中的學生因此遭過關主任的嚴重警告，並檢查她的信件。不久以前，人力車夫因爲生活逼迫，抗議開明公司在環城馬路行駛公共汽車，被憲警打死五人，傷十數人，據說他們受了共產黨的煽動。市府派召集各業公會的理事長開會，以要要再發生同類事情，就准他們是問。

這是貧困，飢餓，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興城市，

孫夫人宋慶齡女士 對當前時局意見

近年來，我完全致力於戰時救濟工作，以增強中國的抗戰力量。我避開政治的論爭，以免妨礙這項工作。我遵守誠實，使全國能集中注意，以贏取戰爭的勝利。

現在，沒有外敵再威脅我們的國土了。我們有的只是內部的威脅。我們正受着內部的威脅，反動者希望把美國捲入，從而把全世界拖入戰爭中。這一內戰，雖未經宣布，而實際上已開始。這一災難必須從頭加以制止。每一具有人類感情的人，必須說話了。雖然我仍願以全力從事救濟工作，並且我不願我的工作受到任何阻礙，然而我覺得這時非說不可了。

眼前的危機，不是在國共之間誰勝誰敗的問題。這是中國人民，以及他們的團結、解放和生活的問題。這不能保持軍事力量的對比，或者在一城一地的對價還價上，求取解決的。應該權衡的，不是黨派間的權利，而是人的權利。

人民對於不斷繼續的談判，焦切盼望其能有若干結果。每當一個停戰協議強迫達成之後，新的衝突又隨之而起。國共之間的談判，不能作最後之決定，最後決定必須屬於中國的人民。

解決的方案使困難，却非常明白。那就是對於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加以正確的了解，及其在今日的正確實施。

民族主義在今日之意義，是指中國不屬於國民黨，也不屬於共產黨。中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這國家內，有許多政治的意見。我們必須有一個政府，包含全部人民所貢獻的各種意見。

民權主義在今日的意義，是指國民黨的獨裁時期，已經過去了。憲政時期必須開始。我國人民含辛茹苦，才達到這一階段。他們已證明應該有自治的權利。

聯合政府必須立即成立。這個聯合政府的產生，不能單獨由國民黨指派人選。各黨派必須選出他們自己的代表。國民黨的代表也必須由黨員選出，而不能由上面一個統治集團加以指派。國民黨內有許多能幹而進步的黨員，一直沒有機會發言。現在是實踐民主以建立民主的時候了。

代表從民主方式選出，他們即可進行制定憲法，這憲法將會得到人民的承認和批准。代表們必須在憲法中寫下，中國人民應有其不可缺少的自由，不要任憑那少數企圖控制者的反覆無常，而要完全交託在人民自己的手中。

民生主義在今日是指人民不能再受飢餓，一方面讓貪官污吏厚積財富，另一方面使忠良官吏訴苦我們。土地問題必須合理解決

，這並不是共產黨或外力的煽動。這是我們本身歷史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一百年前，農民的運動造成了太平天國的起事。人民有權利起來反抗飢餓，封建主義與殖民地主義，這已是無可否認的事。今天人民有這種權利，也不容被否認。

「耕者有其田」，是中山先生的主張。這曾經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通過。這是救濟中國飢荒的基本方案。行據的增長最近不是說過，在中共區域內沒有災荒嗎？為什麼？因為他們備從中山先生的方案，把土地分配給耕者。這種為民生的打算，在全國各地都應加以考慮。

國民黨必須執行它的歷史任務，領導人民從由聯合政府，民權政治與土地改革，達到完全的解放。這一個使命如能完成，國民黨在任何聯合政府中，無疑的都會是領導的政黨。他將受到許多屬於其他黨派的人民的擁護，包括那些沒有軍隊因而中在談判也無力發言的政黨。我們必須讓自由的批評，代替貪污暴政，恐怖鎮壓與政治暗殺。除非國民黨立即完成這些任務，他就須擔負造成內戰的責任。

內戰不能帶給我們以團結，解放和民生的安定。內戰帶給中國人民以混亂，饑餓與破壞。我們將見到城市和農村被隔絕，農民會擁擠到他們土地和減低賦稅的共產黨。這樣，國民黨在城市的怎樣能夠得到原料，輸出品以至糧食。餉利不能用以收穫。已經吞滅了許多城市的通貨膨脹，將千百倍可怕於今日。國民黨不能在這樣的戰爭中取勝利！

這些已是衆所皆知的事。那麼何以反動者還是發動一個他們所不能取勝的戰爭呢？因為他們希望中國的內戰會引起美蘇戰爭，從而最後導致中國的共產黨。

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同盟者和長久的友人，他們必須知道這條走向毀滅之路的真相。他們必須知道美國的反動者與中國的反動者為伍，相互鼓勵的事實。他們必須知道，美軍的駐在中國土地上，並不能增進中國人民間的和平與秩序。他們必須被警告，借款應給與一個改組了的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政府。他們必須知道，若使美國能夠坦白表示將不再供給軍需品與軍事援助，中國的內戰就不會擴大發展。

今日，世界戰爭的第一個烽火又在我們的土地上燃起來了。它必須撲滅，否則那火線將毀滅全世界。我要求中國國共兩大黨以及其他各黨各派的領袖立即組成一個聯合政府。我要求我們的美國友人以停止一切軍火供應，嚴允許把援助與一個屬於中國人民的政府，來促成這一行動。

(七月二十二日)



孫夫人對時局的意見

國內內戰異常危險和嚴重的時候，孫夫人宋慶齡女士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

孫夫人痛斥反動派所發動的內戰，並且呼籲美國不要以軍需品及軍事援助供給反動派，致中國內戰將會繼續擴大。而更重要的，是孫夫人提出解決當前嚴重局勢的方案。這個方案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加以正確的了解，及其在今日的正確實施。這個正確的了解和在今日的正確實施是怎樣呢？

民族——中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我們必須有一個政府，包括全部人民所貢獻的各種意見。
民權——民主的聯合政府必須立即成立。由各黨各派（包括國民黨）

必須選出他們自己的代表。由民選代表進行制憲，制定一部民主的憲法。人民應有基本權利，「必須讓自由的批評，代替貪污暴政，恐怖鎮壓與政治暗殺。」

民生——反對貪污暴政，人民不能再受飢餓。「土地問題必須合理解決。」耕者有其田是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曾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是救治中國飢荒的基本方案。」中共區域內所以沒有災荒，就是因為那裏「遵從了孫中山先生的方案把土地分配給耕者，」所以，「這樣為民生的打算，在全國各地都應加以考慮。」

孫夫人的意見，的確代表和發揮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也代表了全國人民和國民黨多數黨員的意見。這是使中國走上獨立和平民主建設的

然而，國民黨中宣部長彭學沛先生說話了，他說孫夫人雖然是國民黨員，她的意見却不能代表國民黨。我們很奇怪，彭先生以國民黨中宣部長的地位，竟發出這樣的談話。他的談話，證明國民黨中宣部長並不懂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什麼，也證明了今天國民黨當局所實行的，並不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事實也證明明確如此。試觀國民黨依靠美械打內戰，美貨湧來，國貨破產等等，那裏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再看，一黨專政，壓制自由，組織特務機關，到處暗殺，那裏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民族工業破產，農村破產，失業失田，普遍存在，且動員大軍對實行減租減息，及土地改革的解放區進攻，那裏是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從這三點說來，彭學沛先生是對的，對於孫夫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國民黨內反動的統治集團的意見。這却更證明孫夫人的意見才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我們歡迎孫夫人發表的意見。國民黨內多數黨員，孫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也一定歡迎這意見的。希望國民黨黨員都應應孫夫人「這時候非說話不可了」的號召，和全國人民及各黨各派人士一道，來爭取立即無條件的全面的停戰，經過政治協商會議，實現民主政治！

（漢）

陳立夫先生的談話

這幾天，報上不斷的登載陳立夫先生的談話，一會兒說，周恩來指他為「暗殺案的主使者」，一會兒又說周恩來沒有說這話；一會兒說，中共猶如盲腸，必須開刀割除，一會兒又自己更正說，現在不忙，還要暫緩動手云云。這真把陳立夫先生忙煞了，幾句話說來說去，竟弄得前後矛盾。

周恩來將軍的談話，已在上期本刊中全文刊出，那是一個光明磊落的談話，對於國事的悲憤，對於黑暗勢力的憎恨，躍然紙上。正因為這樣，就使得心虛的人不免感到尷尬。周恩來將軍指出昆明暗殺事件，不是偶然的，是中國反動派想用這種卑鄙的手段來嚇退民主人士。這不是周恩來將軍個人的意見，全中國甚至全世界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都是這樣認識的。誰不知道，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是專門以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為死對頭的，「他們憎恨共產黨比憎恨日本為甚」，英國泰晤士報的這個批評，其實還是把他們說得太好了，他們那裏憎恨日本，他們是和日本合作來反共反人民的；誰又不知道，這個「秘密團體唯我獨尊的王國」頭子是誰？李、聞二先生究竟是誰殺死的，人人心裏都明白雪亮。千夫所指，抵賴不了，聲明來，聲明去，無非是「隔壁王二

中共中央委員

關向應同志逝世

中共中央委員關向應同志因久病未痊，於七月廿二日在延安逝世。遺體於當天下午五時在中央黨校入殮。廿三日上午八時，隆重安葬於東關外飛機場墓地。入殮時，劉少奇、任弼時、康生、羅瑞卿等同志均親臨視殮，隨即由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全體黨員及中央負責同志輪流護靈，直至廿三日晨。二十三日六時，朱總司令、任弼時同志等，將靈柩抬上靈車，並與彭德懷、康生、林伯渠、陸定一、饒漱石、徐向前、蔡暢、習仲勳、馬明芳等同志及各機關學校代表四百餘人，隨靈護送。十輛護靈車徐徐前進，沿途各機關及東關羣衆，均行立迎靈路祭，靈車到達墓地時，護靈代表及延市羣衆五千餘人全體肅立，朱總司令等扶靈下車，哀樂聲起，全體向遺像行三鞠躬禮。朱總司令即於墓前花圈聯聯中致哀詞，他悲痛地說：「關向應同志生平爲革命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在戰場上，在監獄中，都表現了英勇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品質。由於長期的與敵人搏鬥，以致辛勞成疾。今天他死了，全黨全軍要繼承他的遺志，爲完成中華民族獨立和平民主事業而奮鬥到底。」此時送葬行列中長期衛護關向應同志的警衛員梁甫毅，及四年餘病中護理他的女醫生李冰等，皆泣不成聲。禮砲十二響後，即在淒惋的樂聲中安葬。忽然警報響起，隨即有國民黨兩架軍人墓地上空，引起了送葬人羣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痛恨，大家都沉着而有秩序地散開隱蔽。但朱總司令任弼時同志肅然執鎗奠土，警衛員梁甫毅哭着以手抓土拋入墓穴，中共中央辦公廳及中央黨校十餘同志，亦在警報聲中緊張完成奠土。葬儀於上午十時完畢。

不會偷」的愚蠢手法。

但是，陳立夫先生的談話，還是很可注意的，陳立夫先生說：「不久中共或將再作一次「犧牲」，然後揚言係「陳立夫所爲」。這真是一個毒辣的暗示，那意思就是說，倘若不久中共及其他民主人士有人被暗殺，那是中共自己所幹，用來嫁罪陳立夫的。他的談話的真意原來是在這兒。(默)

聞「美方停運軍火來華」

七月二十一日，美聯社從華盛頓發出了一個電訊，說美國政府正考慮停運軍火來華，希望藉此促成美國襄助統一中國之舉。……

這一消息如果是事實，美國政府考慮如果能見諸行動，將是中國人民，也將是美國人民最值得高興，值得慶賀的一樁消息。然而第二天同樣從華盛頓傳出的，杜魯門秘書羅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白宮對於此事未有所聞。

不管怎樣，這消息仍然是有意義的，因爲它反映了美國國內對中國人民要求的認識是加深了，也反映了美

刺「官腸」的陳醫生



石東作

國內反帝國主義的民主力量的抬頭。最近以來美共與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的宣言，議員台拉西和貝柏的要求，紐約郵報，芝加哥太陽報，費城詢問報……等日甚一日的評論，都說明了美國的民主力量如何在與帝國主義分子鬥爭而逐漸要求糾正政府的錯誤政策。

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這消息傳出以後，國民黨反動派的驚慌失措的醜態，在上海一張黨報竟然出現了題作「美國應加緊對華軍事援助」的社論。這正好向全中國與全世界的人民說明了國民黨反動派憑着什麼在打內戰，暴露了中美反動派過去偷偷摸摸的勾結，是怎樣鼓勵了國民黨好戰派的氣餒。爲了中美人民的友誼，爲了中國的也是美國與全世界的和平幸福，我們願意正告美國政府，立即考慮

從蘇北內戰看全國危機

舒翰

國民黨好戰派自十五日對蘇皖解
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以來，蘇北大規模
的內戰迄今已繼續了十天，至本文執
筆時止，戰事發展的情形是這樣的：

一、兩線 沿長江北岸從來安、
六合經江都、泰縣、泰興至靖江、南
通，戰線漫長四百多里，國民黨出動
兵力達十萬，由湯恩伯指揮，連續優
佔解放區許多重要市鎮，如八百橋、
水口鎮、黃橋、姜堰、林梓、丁堰等

，現在靖江以北與新四軍對峙於黃橋
東北二十里的分界鎮一帶，姜堰以東
十里附近戰事激烈。如皋方面新四軍
的保衛戰，自十七日至二十一日經過
五天的激烈戰鬥，已告結束。如皋的
保衛戰中，國民黨第四十九軍所屬的
三個師——二十六師，七十九師，一
〇五師——已被消滅，軍長王鈞漢、
副軍長王克俊以下一萬二千人全都放
下武器。

二、西線 這是淮南津浦路以東
地區，國民黨軍以六合為基地進窺天
長；從來安出動進窺盱眙；同時，徐
州以南至明光以北沿津浦路，國民黨
軍則分四路向東出犯，企圖進佔靈璧
及五河，已佔靈璧西南的支路口，五
河以西的夏家屯。現在路東解放區二
十多個較大鎮市已被佔。

三、北線 這一線的西段，國民
黨軍已於十八日佔領蕭縣，並繼續西
犯；由徐州向東，則佔臨海線上的苑

山；這一線的東段，濰縣以東也發已
生戰事。

配合步兵的進攻，國民黨飛機在
各線出動，轟炸掃射，並且散發荒謬
傳單，揚言「中央軍決心消滅共產軍
」，「有美國援助，三個月內即可消
滅中共力量」等等。

蘇北十天的內戰中，因為國民黨
好戰派動員十七個軍的龐大兵力，也
正因為他們是佈置已久的進攻者，所
以得佔了解放區幾個縣城和許多重
要鎮市，但這並不說明了好戰派的
勝利，相反地，新四軍在如皋保衛戰
中，消滅了國民黨三個師，這不僅由
於新四軍的堅決抵抗，也還是因為國
民黨軍隊被迫進行內戰，那是他們所
不願意的，所以儘管美械裝備得多麼
好，也沒有用處。在內戰中，大隊小
隊的國民黨軍隊舉行反內戰起義，或
自動放下武器，已經屢見不鮮。最近
駐防河南鞏縣的第五十五師全體官兵
，又舉行反內戰起義，在師長孔從周
領導之下，現在已突出包圍。湖北黃
安附近，七十三軍十三師第三十九團
，全國拒絕內戰。海州國民黨駐軍
，聽說要打內戰後，就日有逃亡，
雖然被抓到的遭受殘殺，却並不能
殺逃亡之風。前二十五軍退伍的一位
高級軍官對重慶民主報記者說：「假

並實行停止軍火運籌，實在不能再延
了。（始）

抗議取締報攤

本市當局爲了「整頓市容」，自
本月十七日起突然飭令實行取締報攤
，這是一件完全不合理的事情。

本市當局對於報攤的壓迫，不自
今日始，二月間警察局命令只准他們在
里弄內或不主要的橫馬路上設攤，而
所賣的報報雜誌，動不動被撕毀或沒
收，報販動不動被捉去關起。到本月
十五日，老剛、靜安兩區警局更動員
大批警員，取締區內的報攤，並傳令
報販到局立寫悔過書，挨打手印，
強迫表示今後如再在此擺攤，願受重
辦。

市當局這種不合理的措施，首先
影響的是報販的生活，本市報攤共計
四五百個，直接間接以此爲生者好幾
萬人，報攤一取締，這幾萬人的生計
就要完全斷絕。而且，書報的推銷，
大部分是靠這些報攤，報攤取締，一
切書報的銷路勢必減少，那影響還將
及于印刷工人、裝訂工人、書店職員
甚至於報刊編輯。對於書報供應業職
業工會要求保障職業，勿斷生計的呼
籲，我們是完全同情的。

但是，市當局這樣做，果真是爲
了「整頓市容」嗎？全不是那回事。
大家看見，現在到處垃圾成堆，臭氣
薰天，而水溝淤塞，許多馬路一下雨
就成了澤國，這不但有礙市容，而且
是威脅着幾百萬市民的生命安全的，
你們爲什麼倒下來整頓一下，爲什麼
不動員你們的警員來清除清除，打掃

打掃？報攤不但無礙市容，而且幫助
了文化的推廣，正是愈多愈好，在解
放區獎勵和扶助「文化貨郎担」（即
流動報攤），就是這個意思。本市當
局取締報攤的措施，顯然是他們整個
的摧殘進步文化出版事業政策的一部
分，是「文運」被剝奪，「藝文」
被抄查事件的繼續，是表示他們根本
不要文化，打定主意要消滅文化了。
德國納粹黨徒說：「什麼文化？我這
左輪槍就是最好的文化。」這種極端
的想法，已傳給他們在中國的繼承人
。對於本市當局這種消滅文化的措施
，我們堅決的抗議！（函）

東京台胞怎樣被殺的

日寇投降將近一年。麥克阿瑟將
軍統治日本也將近一年。然而，竟
發生了東京日警慘殺台胞的血腥事件

這次事件的意義是極端嚴重的！
爲什麼麥克阿瑟將軍統治的日本
，竟發生這樣的事件？爲什麼日本自
由黨議員大野寬呼日本境內的非日本
人民是「牧場中之豺狼？」爲什麼接
着就有議員喝采「且如此對付」，
且如此幹」，稱讚殺人？

這次事件，是我台胞的不幸，我
們必須嚴重抗議，國民黨政府却沒有
嚴重抗議。這也證明了國民黨政府的
國際威信低落到了日警能隨便殺我台
胞，在屠殺之後，連向麥克阿瑟總部

如全國的士兵自由投票，我相信百分之九十會反對內戰，願戰的只是極少數將士的軍官。」

可是國民黨好戰派毫不知恥，他們正在通過宣傳機關，大發「捷報」，鼓吹「勝利」；而在另一方面則又製造恐怖的空氣，譬如說：中共的部隊已偷渡江南，「竄擾江陰附近」，又說無錫威靈附近也發現中共的部隊，還把不久以前火車出軌的事情也持了上去，以便製造「蘇北威脅京滬」的藉口，而放手擴大內戰。其實，這是不值識者一笑的。誰都知道，當日寇投降時，中共在蘇、皖、浙三省共有八個解放區，即：浙東、浙西、蘇南、皖江、淮南、淮北、蘇中、蘇北，這些區域都是國民黨局邊給敵人而由人民的武裝奪回來的。講法理，國民黨反動派固然沒有權利再來統治這些地區；講人情，他們又有什麼面目重見解放區的父老？然而中共爲了爭取和平民主，在去年十月間毅然讓出了浙東、浙西、蘇南、皖江四個解放區，而國民黨的答覆，則是在停戰命令之後，先後佔定遠、來安、夏邑、蕭縣等縣城，以及淮南路西的整個地區，現在又在「威脅京滬」的藉口下，進攻蘇皖解放區。過去強調「接收」，現在又大喊「收復」，而其意義是一樣的，就是向人民去「接收」或「收復」他們從前丟棄給敵人的

地方，而那些地方又正是人民用自己的手去解放了的。周恩來將軍駁斥好戰派要中共「撤出蘇北」的話，說得最爲合理，就是如果說蘇北威脅京滬，爲什麼不能反過來說京滬威脅蘇北呢？

現在，蘇北的戰事還在擴大，外間記者要求前往觀察都被拒絕，當然更說不上調處了。他們是「志在必得」。中原方面，李先念將軍所部六萬人突圍到了平漢路西以後，跟蹤追擊堵截，至今未停，雖然漢口執行小組一再要求停戰，始終不理，反而又增加四個師的兵力，在漢水以北，荆紫關以南，浙川與鄂西之間地區，對李先念將軍突圍主力，形成新的包圍。山東方面，膠濟線戰事日益擴張和猛烈，國民黨軍佔領濟寧縣城已達八個，臨沂遭受狂炸，晉冀魯豫解放區方面，豫東、晉南和豫北同時遭受國民黨軍隊進攻。東北方面，目前雖因國民黨兵力不夠，尚未有大的進攻，但正作試探性的進攻，並積極佈置，以安東爲中心的戰事，隨時有發展的可能。

全國內戰的危機，嚴重到如此地步。國民黨好戰派的企圖，是在蘇北和華得手以後，再調大軍北上。和平確已到了千鈞一髮之際，如果不起來用最大的力量予以挽救，那麼中國的內戰局面將一發而不可收拾！

(廿五日)

提個抗議都沒有做！然而，這次事件反映出更嚴重的事實！

這事實就是——投降後的日本，基本上還是法西斯的統治，還是任意屠殺人民，還是把台灣人朝鮮人當殖民地奴隸看待，而且，也還是把中國看成過去戰前的中國！

這種嚴重情勢的存在，麥克阿瑟將軍不能不負嚴重的責任！直到現在，實際上統治日本的，不是英美中蘇四國，而是美國一國，麥克阿瑟將軍一人。正是在麥克阿瑟將軍的照顧之下，進行了不民主的選舉，維護了舊的法西斯的財閥們的統治，也正是美國代表阿契遜，硬指日本工會五一宣言與某國（當然是指蘇聯）有關，認爲蘇聯所提的勞動法案爲「共產主義宣傳」，反對蘇聯所提議，中英代表在原則上同意的取締一切法西斯主義及軍國主義的議案。這正十足的證明了美國想在獨佔日本之中，保護和孕育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使成爲今後反蘇反共反民主的基地。正是在麥克阿瑟將軍的這樣的對日統治政策之下，才發生了日寇屠殺同胞的慘劇！我們聽到日議員大野說「余對麥帥總部，憲兵司令部及日本警察官，表示衷心感謝」時，我們痛心極了！

我們要抗議！要向麥克阿瑟總部抗議！對投降的日本，對法西斯殘餘佔統治的日本低頭，是極大的恥辱！勝利的中國，不能再讓人民死在法西斯日本的手裏！

(夫)

評愛國四志士被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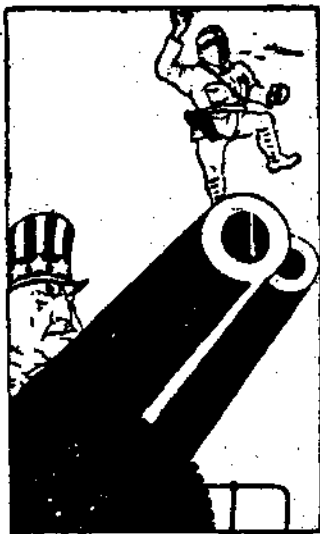
六、二三愛國大遊行中的一四糾察案，已於七月二十日被認爲「打手」而經法院分別判處徒刑，這是國民黨反動派有計劃有組織佈置好的一套，以打擊反內戰和平的愛國志士的又一種作法。這是對上海的愛國市民的挑戰。

在四位志士——徐大毛、朱麟生、刁敏之、阮光裕被捕以後，上海人民團體以及各界人士，紛紛提出抗議，因爲他們反對內戰是沒有罪的。即根據事實來說，他們都是瘦弱矮小，且阮光裕祇是十六歲的孩子，何能成爲「打手」？在被審問中，他們有許多證人，證明他們並沒有打人；而所謂原被告的傷單，僅是「擦傷」「撞傷」，也就不是打傷，何能成立「傷害」？事情是非常明顯的，真正的打手，真正的犯罪者，是這套法外了。

我們要問：下關血案這樣震驚中外的案件，法律有了制裁沒有？

就在四個志士被判前的三天——十七日，復旦大學突被警察包圍，架設機槍，裝上刺刀，如臨大敵，當場捕去學生俞繼澤、姚人傑兩人，究竟是什麼罪名，誰也不知道，橫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他們兩人家境清寒，在校功課優良，熱心服務於羣利事業，深得同學敬重，也爲師長讚許，他們是真正的好學生，所以全校師生一致設法營救，可是他們被捕後，連家屬去探視也遭拒絕。這不僅是摧殘人權，而且也是摧殘教育，摧殘對未來中國最有希望的青年。

(翰)



蘇北問題答客問 (上)

長江

在南京中共代表團客室內，有些記者對於蘇北提出了許多問題，也有些討論。下面就是與他們對話紀錄的大半段。

記者。

問：蘇北內戰甚為激烈，國共兩方宣傳不一，究竟是那一個先打第一槍？那一方面應負內戰的責任？

答：這事很簡單，只要看戰爭在什麼地方進行就明白了。如果新四軍首先進入國民黨統治區作戰，那新四軍應負內戰責任，反之，國民黨軍首先在解放區內作戰，那國民黨就不能推脫發動內戰的責任了。現在蘇北，已有一萬二千餘人放下武器，包括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先生及副軍長王克俊先生在內。死傷逃亡者還不在內。這固由於蘇北解放區軍民堅決自衛的結果，但國民黨軍對內戰士氣不振，也有很大關係。不過，江南部隊正積極增兵江北，好戰派如不改變政策，停止進攻，蘇北內戰還會擴大下去。

問：聽說你們蘇北政治辦得很壞，民怨沸騰，人心渙散，大批難民逃亡出來，怎麼還能團結一致打勝仗呢？

答：把蘇北描寫成爲黑暗地獄，完全是國民黨根據內戰陰謀所作的惡意宣傳。他們最大的陰謀，就是說蘇北有所謂「大批難民」逃亡出來。因此所謂「蘇北難民」問題就鬧得滿天風雨，好像不可收拾。如果有難民的地方，就是政

治黑暗的表现，就應加以征伐。在這樣大戰之後，尤其在內戰未停時期，那裏沒有難民？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廣西……都有大批難民，還不都是國民黨統治區麼？是不是也同樣可以用軍隊加以進攻呢？有難民是一回事，以「難民」爲藉口來打內戰，又是一回事。如果不是爲了藉口打內戰，那麼湖南難民比所謂蘇北難民多得多，爲什麼政府大員們却不去負責佈置救濟，而只注意蘇北呢？

問：是的。但是，你們蘇北解放區逃亡出來這樣多的難民，總是有很大

大的毛病。

答：這個事情的内幕，你只看到國民黨一方面的惡意宣傳，還不知道其中的真象。國民黨宣傳「蘇北難民」有三百萬到五百萬，實際上他們自己也宣傳得不一致。更

主要的這些「難民」與普通難民不同，其中有一部份是長罪潛逃的偽政權份子，一部份是淪陷期中爲非作歹的封建惡霸。有些是八年抗戰中積累下來流離失所的難民，有一些是解放區實行減租減息與土地改革後，逃亡出來的地主。有一些是被國民黨特務威脅利誘出來而又被拋棄了的無辜人民。當然也難免有少數是由於蘇北解放區個別地方工作有缺點的結果。所以這樣一些「難民」，如果加以區別，除因我們個別缺點所造成的誤解應由我們負責，此外所謂「難民」，一般地說，並不表現蘇北解放區之黑暗，相反地正證明那裏的光明，因爲正說明了那裏進行了申張民族正義的懲辦漢奸運動，申張民權的清算封建惡霸運動，改善民生的減租減息與土地改革運動

北所有作戰地區，都在解放區內，誰進攻，誰防守，就不問自明了。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允許中外記者自由去蘇北採訪，真象也就會立刻明白，我們是雙手歡迎中外記者去蘇北解放區自由採訪的，但是諸位都知道的，國民黨政府對此却不同意。這不是心中有冷病，害怕吃西瓜嗎？

問：蘇北到底打得怎樣呢？

答：打內戰總是痛心的事。我們被迫起而自衛，也事非得已，總不是可以誇耀的事情。從十五日到二十二日，蘇北不幸的內戰，已進行了

了一週。國民黨軍在南線攻擊的重點，東面在如皋，西面在天長，而正面揚州之二十五軍還在待機出動。就我們已得消息來說，如皋戰役已大體上告一小段落。

國民黨軍一〇〇軍及四十九軍，在兩次會戰後，至二十二日爲

止。

問：蘇北內戰甚為激烈，國共兩方宣傳不一，究竟是那一個先打第一槍？那一方面應負內戰的責任？

答：這事很簡單，只要看戰爭在什麼地方進行就明白了。如果新四軍首先進入國民黨統治區作戰，那新四軍應負內戰責任，反之，國民黨軍首先在解放區內作戰，那國民黨就不能推脫發動內戰的責任了。現在蘇北，已有一萬二千餘人放下武器，包括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先生及副軍長王克俊先生在內。死傷逃亡者還不在內。這固由於蘇北解放區軍民堅決自衛的結果，但國民黨軍對內戰士氣不振，也有很大關係。不過，江南部隊正積極增兵江北，好戰派如不改變政策，停止進攻，蘇北內戰還會擴大下去。

問：聽說你們蘇北政治辦得很壞，民怨沸騰，人心渙散，大批難民逃亡出來，怎麼還能團結一致打勝仗呢？

答：把蘇北描寫成爲黑暗地獄，完全是國民黨根據內戰陰謀所作的惡意宣傳。他們最大的陰謀，就是說蘇北有所謂「大批難民」逃亡出來。因此所謂「蘇北難民」問題就鬧得滿天風雨，好像不可收拾。如果有難民的地方，就是政

治黑暗的表现，就應加以征伐。在這樣大戰之後，尤其在內戰未停時期，那裏沒有難民？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廣西……都有大批難民，還不都是國民黨統治區麼？是不是也同樣可以用軍隊加以進攻呢？有難民是一回事，以「難民」爲藉口來打內戰，又是一回事。如果不是爲了藉口打內戰，那麼湖南難民比所謂蘇北難民多得多，爲什麼政府大員們却不去負責佈置救濟，而只注意蘇北呢？

問：是的。但是，你們蘇北解放區逃亡出來這樣多的難民，總是有很大

大的毛病。

答：這個事情的内幕，你只看到國民黨一方面的惡意宣傳，還不知道其中的真象。國民黨宣傳「蘇北難民」有三百萬到五百萬，實際上他們自己也宣傳得不一致。更

主要的這些「難民」與普通難民不同，其中有一部份是長罪潛逃的偽政權份子，一部份是淪陷期中爲非作歹的封建惡霸。有些是八年抗戰中積累下來流離失所的難民，有一些是解放區實行減租減息與土地改革後，逃亡出來的地主。有一些是被國民黨特務威脅利誘出來而又被拋棄了的無辜人民。當然也難免有少數是由於蘇北解放區個別地方工作有缺點的結果。所以這樣一些「難民」，如果加以區別，除因我們個別缺點所造成的誤解應由我們負責，此外所謂「難民」，一般地說，並不表現蘇北解放區之黑暗，相反地正證明那裏的光明，因爲正說明了那裏進行了申張民族正義的懲辦漢奸運動，申張民權的清算封建惡霸運動，改善民生的減租減息與土地改革運動

止。

問：蘇北內戰甚為激烈，國共兩方宣傳不一，究竟是那一個先打第一槍？那一方面應負內戰的責任？

答：這事很簡單，只要看戰爭在什麼地方進行就明白了。如果新四軍首先進入國民黨統治區作戰，那新四軍應負內戰責任，反之，國民黨軍首先在解放區內作戰，那國民黨就不能推脫發動內戰的責任了。現在蘇北，已有一萬二千餘人放下武器，包括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先生及副軍長王克俊先生在內。死傷逃亡者還不在內。這固由於蘇北解放區軍民堅決自衛的結果，但國民黨軍對內戰士氣不振，也有很大關係。不過，江南部隊正積極增兵江北，好戰派如不改變政策，停止進攻，蘇北內戰還會擴大下去。

這樣雖然有小部份的逃亡，而絕大部份人都過着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這不是比國民黨地區少數人窮奢極慾，大多數人顛沛流離的情況，要好過千萬倍嗎？

問：聽說蘇北動輒要「鬥爭」，對於有錢有智識有資產的人一律要「鬥爭」。而且還有「肉體慰勞隊」，強迫青年婦女參加，這是什麼道理呢？

答：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根本沒有這回事。解放區裏有錢的資本家多得，有聲望的有知識的人多得很。我們解放區是鼓勵人家從生產中發財的。我們用很大力量鼓勵農工商業的生產。上海有些資本家已經投資到我們解放區。我們是提倡發財的。但是不提倡不勞而食，反對少數人非法剝削壓迫多數人，使多數人不能發財。我們要大家發財，大家快活。文化教育，蘇北老解放區比過去國民黨和敵偽統治時代，要前進至少二十年。許多有名的文化人、學者，都在蘇北解放區工作，如李一氓、戴望舒、阿英、李且丘、夏征農、黃源、劉季平、白桃等皆中國知名之士。如以黃望而言，則自前清到民國有地位的人在蘇北解放區的多得很。如參議長田壽老先生，就是滿清時期的武

官，其父曾作四川提督，長四川全省兵權。他本人不但沒有被「鬥爭」，而且在最近反而加入了共產黨。至於所謂「肉體慰勞隊」，解放區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決不會有這種組織。只有中國反動派對帝國主義軍隊獻媚時，才有近似於「肉體慰勞隊」的服務組織，所以這不如說是「夫子自道」。

問：你剛才說到土地改革，聽說你們現在已經在實行分土地，不是又實行蘇維埃時代的土地政策嗎？

答：「耕者有其田」本來是孫中山先生手訂的土地政策，也是世界各國共同的必然的道路。蘇維埃時代，我們就實行了這一個政策。日本人打進中國之後，為了共商抗日，我們就改變了分配土地的政策，改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這個政策也是國民黨自己在大革命時宣佈過的。抗日八年，我們在敵後各解放區實行得很有成績。抗戰勝利後，我們各解放區一般還是繼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蘇北也是一樣。但是這裏有一種新的情況，那就是去年日寇投降前後新收復的解放區，比老解放區有很大不同。第一，各地都有很多漢奸的土地。這些人憑藉敵人勢力，往往集中了很多土地。

漢奸愈大，土地就愈多。我們對於大漢奸的土地，是無條件沒收來分配給無地或地少的貧苦農民的。第二，有許多封建惡霸，這些人在淪陷時期，把許多重負轉嫁農民，農民要求清算。這些惡霸們在清算後所應欠農民之債務，不能以其他動產來償清時，則其以土地償清債務之行為，解放區民主政府是同意的。此外，在老解放區中，減租減息已實行了五六年。地主們政治覺悟程度也較高，有些地主不願再居地主的地位，而願自己變為生產的農民，或直接經營土地生產，但又依法律規定必須顧及佃戶生活，因而自動把土地分一部份給佃戶，其餘收回自種，我們對此也是同意的。還有一些富農，其田多人少，經營不易者，自願以一部份土地分給其有交情之貧農，而獲得以後勞動上之更密切的合作。因為是雙方自願，民主政府當然贊同。因為有上述這些新情況，解放區的土地關係就有了些新變化，走向實現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問：照你這樣說，解放區民主政府還是很賢明的政府，為什麼你們蘇北解放區老是要「鬥爭」呢？

答：解放區裏所謂「鬥爭」，不過「開會講道理」而已。對於有民主修養的國家，這本不是壞事情。因為大家開會講道理，那個沒有道理，那個輸，這本是天公地道。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壓迫者把被壓迫者殺頭、坐牢、失蹤、打、罵等，在統治階級和受統治者思想毒化了的人看來，覺得是「理所當然」，不足為奇。而被壓迫者如果挺身而出講幾句道理，就會被上述這些人看成翻天覆地。大逆不道。有些人所反對的蘇北「鬥爭」，實質上就是如此。過去，好多地方佃戶不敢進地主的大門，不敢坐，不敢叫地主的姓名。佃戶聽歸矮一輩，六十歲的佃戶叫一歲的小地主也得稱「老爺」，這是多麼不平等！但是有多少上層社會的人覺得這是不應該呢？現在佃戶要和地主平等說話，平等稱呼，同樣開會講道理，而且還要地主二五減租。如果是惡霸地主，還要清算過去非法剝削強佔等，這在地主們和地主階級的朋友們看來，不是「造反」嗎？所以總覺得「鬥爭」太厲害。假如這樣說，英美等其他國家關於各種改革的論爭，豈不是經常在開「鬥爭」會嗎？

(待續)

南京一週

祇打不談的一週

(自七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

這一週來，內戰的砲聲，代替了和平的商談。尤其是江北的內戰，震盪了南京人的呼吸。因為江北與南京一江之隔，而且經濟生活上也有密切的關係。戰爭的爆發，消息傳得很快，要封鎖也封鎖不了。江北戰爭才開始，南京人已感到，豬肉、雞、蛋、食油等米價減少。

為了要放手打內戰，並且要推卸內戰的責任，在這種烽火的時候，廬山便成了修養所，蔣主席十八日也搬了去。好像那裏只有奇峯異谷，山莊茂林，無關江北等地的煩惱！在廬山過中國的時候，連綿不絕的廬山的郊野，不僅是有青先靈後樂之古訓，簡直是站在戶

周恩來將軍在南京無「可」可「談」，只好利用時間去上海、開封解決救濟工作與黃河等問題了。不幸的內戰是一天一天的向全國性擴大了。而江北就成爲目前內戰的中心。內戰正按着過去二十五天對國民黨代表所要求而來的地區進行。這些地區都使用了他們的動員的兵力。以江北的南線而論，他們第一線有五個軍(第五、第二十五、第一百、第六十五、第四十九)而在第二線還有三個軍(第九十九、第二十一、第七十四)。從七月十五日起，他們開始

「打」了。其第一步計劃，東面蘇州、常熟、中法路、蘇州、西面蘇州、常熟、兩翼夾擊，中路正等時機，突擊進行。雖然好戰派對和平一點出關不利，第一百軍和四十九軍都受到決定性的打擊，但是在使

這一次的內戰，無論如何不會受人歡迎的。因此好戰派在宣傳上比過去都下了更多工夫。正如他們對於李公樸、史東山先生被暗殺案，就有「魚目混珠」，「嫁禍於人」這些手法，企圖使人真像不分，且有「密電」之「妙計」。他們在三四月前就開始把「蘇北軍民」即蘇北軍民，就埋伏下了一大堆文章。用此可以對付京滬一帶的和平民主運動，下關打上海和平請願代表，不過試試「蘇北軍民」這一把「寶刀」而已；這

次大規模發動蘇北內戰，才是「蘇北軍民」這一把大鑊。這「蘇北軍民」這一個名詞之外，第二個名詞是「自衛」。這一週來宣傳蘇北共軍如何「自衛」，如何如何「自衛」，如何如何「自衛」，如何如何「自衛」，如何如何「自衛」。這一個「自衛」就可以用無窮，小之可用於知事高野天長，進一步則可以用之於推諉推安；再進一步對任何解放區都可以「自衛」了。

宣傳機關了事實，就沒有力量，而且還早會露出狐狸尾巴。南京外報記者一週來曾兩次要求國民黨中宣部尤其江北前線，實地看看中共軍隊如何「自衛」？然而他們都被拒絕了。他們很不瞭解國民黨的「自衛」，爲什麼怕新聞記者參觀。這就暴露了不可見人的「自衛」秘密。

這一週國民黨報紙以南京中央日報爲首所開揚的陳立夫先生「自衛」的理論，倒也有「坦白」可取之處。因爲公開把共產黨說成「自衛」，根本就說國民黨有時也掛牌的「民主」假招牌，亦操縱的拆穿了。因此，既然「自衛」，隨時都可以「自衛」，如何談得上黨平等合法，民主團結？這個理論不正是發動內戰的最好說明嗎？陳立夫先生後來對此雖手忙腳亂有所辯白，但他並不根本否認「自衛」的理論，不過，加上「要得病人同意」的掩護。更加多一個漏洞而已。

另外一個妙論，是七月二十日申報載潘公展先生的談話，他說「自衛」是二十四史看，只有平內戰。所謂內戰只有美國南北戰爭方可稱之。在內戰正緊的現在，潘先生在他主持的申報上發表，這個見解，當然是和「自衛」一樣爲內戰辯護的。既然是「平」內戰。打誰不放更明白嗎？潘先生此舉不知把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滿清的革命，置於何地？反其世襲的戰爭置於何地？孫先生召開非常國會，開府廣州等，豈不都是「內戰」，應當請潘先生和貴會來「平」嗎？

內戰責任是很明顯的。這裏隨便抄一段國民黨的報紙公報材料。就足以說明所謂「自衛」的內容。下面是關於中國時報七月三日一個廣告。「蘇北商局六十七號方醫院。新省保河南省保安隊東增輝部奉令掃蕩(注：這係「掃蕩」——記者)河南太康一帶奸匪……」這說不能是中共「自衛」吧！

再舉一個例子，七月二十日上海僑報消息，曾於十七日清晨在復旦大學捕學生，有人質問他們爲什麼捉人？他們答道：「因爲他們(指被捕二學生)記者)是反對內戰的！」那只有與國內戰，主張「平內戰」的人才懂得法律的保護了。

國民黨好戰派一面放手打內戰，一面又提出要主動「還政於民」的樣子。說他們早就要「實行民主」，都是因爲共產黨搞亂，所以不要和平共產黨，不要和平民主黨。這話聽起來，國民軍軍調動就好了。當即能買大

使十八日與蔣主席商談蔣主席對廬山以後，十九日中央社發出時局「二三日內有重要發展」的消息。也就是風傳一時的所謂蔣主席將發表重要文告。這個文告到現在(二十四日)還沒有發表，而就新聞界所傳官方正式消息，以及南京中央日報「教育對能會登大使」這些社論的論點看來，大概不過這意思：(一)共產黨問題仍用「政治方式」(二)解決，(三)擴大政府範圍，(四)召開國民大會，(五)制定憲法等，不問其軍和民主黨派同意不同意國民黨的辦法，國民黨決定要單

獨「行」的。假如這些內容不過如此，那麼不遠萬里正在熱烈對華的機關槍上，蒙上一張美麗的桌布，讓中外老百姓而已。老實說，掩開了政治協商的方式，企圖在專制獨裁的實質上穿上一件民主主義的外衣，讓使國民黨人歡「民主的花籃」，這不但解決不了中國人民的民主要求，而且更促成中國之分裂。這種所謂「主動性」是會將國民黨自己造成嚴重後果的。

蔣主席二十二日返京。有人希望以蔣主席爲權威的談判能早日恢復。蔣主席從談話中，談出些道理來。但是南京的權威觀察家們却把注意力放在另外的因素上面了。首先是蔣主席對於美國對華政策說到什麼程度？如二十二日美新華電台廣播表示：「蘇聯與共和網之一致意見，應爲切實實現莫斯科外長會議對華各項決議，此其時矣。」是不是蘇聯從此有進一步的外交行動？第二，美國對華政策是否在其外交命令裏，有具體的促進中國和平民主的有數行動？第三，蔣主席對華的好戰派已經發動起來了的內戰，是否如如和平民主運動的力量是否夠強大。如果夫人宋慶齡女士二十二日對新聞界發表的關於國內外與國民黨內外的談話，是否有實效之共鳴？如果沒有這些有力因素的推動，內戰只有擴大，不會停止。內戰不停，一個談判怎麼能談的。

(續前)



陶行知先生遺像

痛哭行知

你的琴（吳樹琴）

你和我永別了，
 你和你愛的人永別了，
 你永別了世界，永別了一切，
 雖然我們是千呼萬號，
 却永遠喊你不回來。
 這不僅我為你悲泣，
 千百萬的人民，
 更為你慟傷。
 這不僅是國家的損失，
 亦是民主運動史中，
 永難彌補的創傷。

你愛國家，
 你愛人民，
 你更愛的民主，
 正當內戰烽火熊熊蔓延的時候，
 正當人民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時候，
 正當民衆教育尚未普及的時候，
 這一切有待你的努力，
 使內戰消滅！民主實現！
 民生安樂！教育普及！
 但是，你突然去了，永遠的去了！

令人敬仰的，
 是你的教育精神。
 爲了要實現你的理想，
 你可以捨不洗，飯不吃，不睡覺，
 爲了在艱難中撫育「育才」生長，
 你不辭千辛萬苦
 慫恿得個人都做新「武訓」。

使我難忘的：
 是當你有快樂的時候，
 一定先帶給我，
 讓我共同快樂。
 當你有愁困的時候，
 祇是靜默不言，
 將痛苦的事伴心裏吞，
 怕我爲你焦憂傷心。
 誰料到，
 這最使我傷心的事，
 今天竟來到！

叫我遺憾的，
 是我有千言萬語，
 未和你說完，
 每次，看你回家的時候，
 你說是精疲力盡，

爲了讓你休息，
 祇得將它留在嘴邊，
 萬想不到
 雖然我永遠沒有和你講話的機會了

你是我和萬的導師，
 慈祥的樞母，
 敬愛的丈夫，
 當我有疑難的時候
 何處再請你解答？
 當我有病痛的時候
 何處再有你撫慰？
 當我感到枯寂的時候
 何處再找你伴我？
 你去了，你是永遠地去了
 親愛的，安息吧！
 你未完的事業，
 自有千萬人來繼承；
 你無數用血汗散佈下的種子，
 正在萌芽！開花！！
 你雖然去了，
 你的精神
 却永遠活在人們的心里，
 親愛的，安眠吧！

中共代表電唁陶行知家屬

陶行知先生家屬鑒：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戰友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實爲中華人民大衆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巨大損失，相信陶先生之死，將振奮無數崇拜陶先生思想事業人格和作風的男女，更加堅強起來以爲人民大衆服務。特致唁詞並誌哀！
 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李維漢、廖承志敬唁 七月廿五日

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祭文

行知先生，你死了嗎？

你怎麼可以死！育才學校的小朋友們正需要你，社會大學、曉莊師範的許多青年正需要你，生活教育社正需要你，不，全國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都正需要你，全國的教育事業、大中小學校的教師們都正需要你，你又是農民和工人教育的聖人，廣大的工農大眾更需要你，你怎麼可以突然就死了！

你怎麼可以死！民主同盟正需要你，人民救國會正需要你，不，中國民族獨立民主自由的整個戰鬥隊伍都正需要你，你怎麼可以突然間就這樣的死了呢？

我們還正在爲李公樸先生的死而悲痛，我們正在爲聞一多先生的死而悲痛，我們怎能受得了又要爲先生的死而悲痛！我們的淚乾了！我們的心碎了，行知，你怎麼可以死呢！

是的，獻身給教育事業的，在朋輩中也並不少；但誰能像你這樣揮脫了舊教育的鎖鍊，完全站在受教育的人方面來，站在人民大眾方面，想出各種各樣的新方法，使他們自由發展其才能？誰能像你這樣赤手空拳辦小學、辦大學，辦專科，辦許多教育事業，使大批大批爲大人先生們排除在學校門牆之外的窮苦學齡兒童與學齡青年也能受到教育，受到更好的教育？

是的，朋輩都是民族獨立民主自由的戰士；但誰能像你那樣刻苦，堅韌，不知疲倦？誰能像你這樣樸素，忘我，實事求是？

爲人民服務，是我們的志願，是我們努力學習着想要做到的，你，正是我們在這一方面最優良的導師，你才真正是人民的朋友，你才真正是人民的領袖，怎麼可以突然就死去呢？

你的死，使中國的教育事業，民主事業所受的損失太大了，使中國人民所受的損失太大了，你的死，真是晴空霹靂啊！你的損失也許還可以設法補

祭陶行知先生

郭沫若

李公樸遇刺後的第十五天，

聞一多遇刺後的第十一天，

正當法西斯遺孽到了瘋狂的時候，

陶先生，你又匆匆地離開了人間。

單從表面看，你是中了風，不能怪誰的陰險，

但在這裏有必然的因果，決非偶然。

假使李公樸，聞一多不那樣連續地遭難，

你的壽命至少還可以多活十年或十五年。

這半個月來的悲憤已經够人熬煎，

你爲口誅筆伐更至深夜不眠，

你是過於緊張，而疲勞到了極點，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終至於腦血衝天。

陶先生，我們要使用春秋的筆法呀，

你的死是和李公樸聞一多一樣遭了暗算，

陶先生，你是時代的導師，教育的鉅子，

你爲小先生教育，社會教育，生活教育，天才

價，損失了你是沒有法子可以補償啊！

你不能死！你不應該死！

你死了，那些滿手血污的特務頭子們大概是要

譁笑了吧。且慢！人民是死不完的，民主的戰士，

人民的領袖，也就死不完。行知是倒下去了，但行

知的事業，人民是決不讓它倒下去的。安息吧，行

知先生，你死不完的戰友，決不讓那滿手血污的魔

鬼譁笑成！

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謹悼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教育，

前前後後奔走了三十多年。

你原是小溜不礙，不屈不撓，不厭不倦。

你平生穿得簡單，吃得簡單，住得簡單，

靈樞鞠躬，與貧苦的青少年打成一片。

你的辯才無礙，舌底可以生蓮，

你的健筆如椽，詩文瀟灑體系，

丕士達洛奇沒有你這樣的宏瀾，

魏武訓沒有你這樣的深遠，

兩千年前的孔仲尼，兩千年後的陶行知，

他是永遠永遠地受人紀念。

陶先生，你是人民的領袖，民主的戰士，

你爲爭取民主，爭取和平，反對獨裁，反對專

制，

你經受了不斷的折磨，排擊，艱險，

你是孫中山死後的一位孫中山。

在你是教育即政治，政治即教育，你只知道人民的疾苦，沒有絲毫野心奪利等

然而奪利爭權者却和你不共戴天。

世間上有這樣的流言：你在黑榜上名列第三，如今你是為民主而死的第三人竟塗了他們的心

願，

但，普天下的青年兒女都是如喪考妣，涕泗漣

漣。

要不哭，我們不能不哭。

要不哭，我們不能不哭。

不是專哭先生，而是兼哭人民，

中國的人民為什麼這樣地多災多難？

陶先生，在這種惡劣的風浪裏快要破船，

又失掉了你這樣一位老練的舵手，叫，們怎樣

下灘？

要不哭，我們不能不哭。

要不哭，我們不能不哭。

我們要哭喊你千聲萬聲，千遍萬遍；

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

你應該和李公樸開一多一道再活轉來，

為實，民主而戰，為爭取和平而戰，為反對內

戰而戰！

我們想把眼淚揩乾，

但也沒法把眼淚揩乾，

就伴我們流着，淚向普天下的人民呼喚：

我們要救中國，搶救和平，搶救教育，

就算要死它一百萬遍的死，我們也不迴避，

我們不怕無聲，給，我們不怕原子炸彈，

我們寧願步着李公樸開一多的步，

我們要繼承着陶先生的遺志，

向法西斯斃命，作毫不留情的清算。

陶先生，你永遠領導着我們，

領導着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

領導着我們千代萬代的子子孫孫，

使我們爭取到做人的權利，

永遠地脫離專制獨裁的暴政，帝國主義的羅

欲哭無淚

歐陽予倩

一連接到李公樸開一多兩先生被刺的消息，正在傷痛之際，一到上海，又遭逢陶行知先生的喪，不幸的事何以這樣接續不斷地襲來！誰能說這時候，在這樣的環境裏，賢明的人士，就真不容存在了嗎？！

陶先生，我和他相識甚早，可是因為不常在一處，接近的機會不多。我素來佩服他前進的教育理論和實踐。近兩年來，又讀了他一些短文和感懷述事的詩，每一個字都令人感奮，他給杜威博士的信，和對美國友人的呼籲，尤為中外所重視。

在教育界，他是個新理論的實踐者，在民主運動中他是個勇敢堅毅的鬥士，他深知只有在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教育的民主，民主政治不實現則一切的理想，一切的事業，也便無從實現，和平也就成為空談。他的挺身而出，也和陶李兩先生一樣，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是為着民族國家的生死存亡，決不如中傷污蔑者所說只是為了黨派的偏見。

勞瘁、貧困和迫害，低滅不了他的勇氣和熱情的

！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輕侮的地下火，

我們堅決地相信：我們人民總有翻身的一天。

一九四六年七月廿六日重慶於上海預備館

偉大的民主戰士教育大師陶行知先生的靈前

，却短促了他的生命，萬難當前的時候，他腦充血死了！

前兩天，我見了他，他說：育才學校要搬到上海，好容易找到一所會館裏存放棺木的房舍作校舍，因為他代表請願的團體說過話，房屋便又有了問題。昨天有個朋友告訴我，說陶先生為了學校的經費，奔走得幾乎是氣竭聲嘶，而所得甚少，每天都像過着大年三十。發國難財，發利財，貪污財的，受着保護和「尊敬」，熱誠愛國的教育家，便不能不憔悴而死，這是甚麼世界？！

後死者遭遇的是同樣的運命，怎能不同聲一哭！而欲哭無淚！

陶先生死了，悲傷也不能挽救，只有把他未完成的事業分担起來，使之發揚光大，無論怎樣黑暗的世界，文化就是這樣傳播的。

安睡吧，陶先生！你的成就已經够偉大，你的影響已經够深遠，千千萬萬的青年正 着奮鬥的旗幟，循着你開闢的道路，去爭取光明，儘管水情的悲哀，壓在心上，前進是不會停止的！

痛悼陶行知先生

華崗

好像是晴天霹靂，好像是泰山崩裂，偉大的民主戰士與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竟於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二時突然逝世。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已經接連遭受了李公樸先生與聞一多父子遇難的重大打擊，如今又不幸損失了民主運動中一個最明智的舵手和教育事業中一個最崇高的聖人。

對於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來說，陶行知先生的逝世，是魯迅先生與哈爾濱先生逝世以後最重大的損失，而且是不能補償的損失。大家對於陶行知先生的不幸逝世，都發生了這樣的同感，就是別人的崗位儘可找到替手，惟有陶行知先生的崗位，一時實在不容易找到適當的繼承人，這只有依靠行知先生的全體學生、同志和友人，依靠全國要求和民主的人士，循着行知先生的努力方向，繼承行知先生的精神和作風實行更好的團結和更大的努力，才能彌補這個重大的損失於萬一。

行知先生畢業於美國伊里諾斯大學獲政治學士學位，後入哥倫比亞大學得教育碩士學位，係名教育家杜威之得意門生。返國後歷任南京高等師範教務長，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系主任等職，後由聖約翰大學辭以哲學博士學位。他本來是舊社會的人物，又是銜命博士，已躋入高等華人之列，祇要他肯向統治者低頭，他不但可以長久保持高等華人的地位，而且還可步步高升，更多分享民脂民膏。可是行知先生鄙視這種高等華人的地位，他認為大多數的同胞，尤其廣大勞動人民，正過着飢寒交迫的奴

隸生活，甚至連最低限度的人權與受教育的權利，也被剝奪，而自己却騎在人民身上，自命高等華人，享受糜爛生活，乃是最可恥的行爲。所以他毅然決然拋棄高等華人的地位，投入人民大眾的行列，並且徹底清算高等華人的思想意識，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終於成爲最受尊敬的人民導師，我們只要看昨天在上海殯儀館入殮時，多少人爲行知先生的死而痛哭失聲，其實這還只是極少的一部分，正像治喪委員會祭文中所說，全國人民聽到陶先生逝世的消息，一定都會悲痛到如喪考妣，因爲中國民主事業正在最艱苦的關頭，忽然失去了這樣一個最優秀最受尊敬的愛護的導師，內心的悲痛是無法可以形容的。

陶行知先生是中國自古至今最偉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繼承了孔仲尼「有教無類」的優良傳統，首倡小先生制，創辦社會大學，他最鄙視那種私有知識的人，非常重視「即學即教」與「邊教邊學」。但是，陶行知先生對孔仲尼教育哲學的接受，決不是無原則的接受，而是批判地接受，孔仲尼的教育原則，是爲統治階級與剝削階級造就繼承人，是教人們怎樣去統治人與剝削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原則則剛好相反，他不是爲統治階級與剝削階級造就繼承人，而是傳授廣大人民以求解放的眞知識，做到「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陶行知先生承擔了武訓行之興學的獻身精神，在逝世前夕，猶整日楷書屏聯二十餘幅，實行實字興學；同時，陶先生更進一步把教育事業變成廣大人民自己

的事業，變成人民解放事業的一部份。陶行知先生是杜威博士的得意門生，但是，陶先生的成就，却大大超過了杜威博士。杜威倡導「教育即生活」，陶先生更擴充其內容，提出了「生活即教育」與「做學教合一」的主張，而且試用這種主張于小先生制，於山海工學團，於社會大學，都得到很大的成功。

陶行知先生深切理解教育與政治的關係，他反對那種「只辦教育不問政治」的假清高，他深切懂得如果政治不民主，人民教育必然要被扼死。他受够了陳莊被封閉，自己被通緝，社會大學不准立案，推行小先生制受阻礙等等痛苦，他毅然加入人民救國會與民主同盟，並且成爲救國運動與民主運動的中堅人物，他號召他的學生與同志：「今天教育的第一任務，在促進民主的實現，但却不能說在民主沒有實現以前，就沒有教育事業可做；相反地，却應該利用一切可能，運用各種方式，儘量來擴大教育事業，擴大教育影響，就是擴大民主運動的影響」。他認定教育不應成爲少數特權階級的裝飾品，而應該成爲廣大人民解放思想與解放社會的重要武器。

陶行知先生畢生從事教育，爲民主和平奮鬥到底，陶先生的作風是實事求是，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而且做到最完美的境地。陶先生爲人和易可親，沒有一點驕傲，凡是接近過陶先生的人，都願意和陶先生做朋友。陶行知先生和廣大人民，血肉相連，當他發現人民羣衆是創造歷史的偉大動力時，就立刻放下自己知識份子的臭架子，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陶先生一生堅苦卓絕，不知疲倦「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這句話適用於魯迅先生，同樣也適用於陶行知先生。

陶先生爲了人民教育事業，爲了爭取民主和平的實現，奮鬥了幾十年，他預支了自己的精力，最後貢獻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宣誓要遵循陶先生的方向，學習陶先生的精神與作風，繼承並努力完成陶先生未完的事業！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民主教育巨星的殞落

明道

本月二十二日報載政治暗殺的恐怖消息，說陶行知先生是準備「執行」的民主人物中的第二名。

我替他捏把汗，替民主教育擔心，覺得他時時刻刻有遇害的危險。前天昨天勉強過去了。今天下午忽見晚報上的大標題「民主運動又一重大損失，陶行知今午逝世」，我急得眼花撩亂，幾乎透不轉氣。定一定心，再看下去，才知道是患腦溢血逝世的。可是他單單爲了血壓過高而死的嗎？爲什麼不早點兒醫治呢？爲什麼不修養遊到牯嶺去避養，休養休養呢？

你一看見陶先生就知道他需要休養。面孔沒有血色，黃裏帶青，你不是醫生也能斷定他營養不足。爲什麼這樣一位大教育家不能過着文化人應有的合理生活呢？你看他的服裝：一頂寬闊的涼帽，一身永遠打縐的布西裝，一雙從不擦亮的舊皮鞋，原來他和中國人民大衆一樣窮。他不是沒有錢，也不是不能賺錢，而是他把自己所有的和所能得到的金錢都作爲教育經費了。他說：「辦在重慶的育才所收的學生都是難童，購宿舍衣履是由學校供給的，每月短少好幾百萬元。」學生沒有飯吃，他哪兒能吃得得好？學生沒有衣服穿，他哪兒能穿新裝？

在號稱五強之一的民主國裏，在高等教育第一的今日，國家的教育經費還得中國的斐斯塔塔齊們來負擔，害得大教育家顧到了學生，顧不到自己，這不是國家的恥辱是什麼？這不是政府的恥辱是什麼？你也許會說，「中國太窮啊。」真的嗎？漢奸敵偽的財產呢？大量的外國借款呢？辦教育沒有經費打內戰怎末有了經費呢？特務機關巨大的開支怎

末不肯取消呢？誰說陶先生是死於腦溢血？他是死於國家的不民主！

在上海十萬民衆歡送人民代表的大遊行的時候，陶先生要求我和他合作，我當時就答應情願做他的尾巴，共同開辦社會大學，我還願意把我們的「民主教育社」和他的「生活教育社」合併起來，推行活教育。我們已經商量了一些初步計劃。可是大遊行中的糾察被扣押了，下關大打出手了，民主運動受到「圍剿」了，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了。雖然我們只是爲民主教育而工作，不過教育而要求民主，當然也在被暗殺暗殺之列。一時滿城風雨，人人自危；匿名的信札，電話的警告，不一而足，陳立

陶先生才配得上叫「徽駱駝」！

孫起孟

陶先生是徽州人，我難以想後學的身分寫下幾句悼詞。

吾們徽州人有一個極不願聽的渾號，叫「徽駱駝」。記得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就會發生過被同學叫「徽駱駝」而和他們爭吵的事。至於何以不願意聽人叫這個渾號，這個渾號到底何所取義，至今還是莫明其妙。

我沒有到過駱駝養生的地方。在要把戲的場合，曾經見過幾次駱駝，但那祇是和猴子、狗一樣地受人玩弄，樣子也是疲憊不堪，絲毫沒有什麼特點。我因爲從小就離開了故鄉，雖然有時也神往於黃山脚下的光景，對徽州和徽州人其實是一無所知的。看了這樣的駱駝，心裏一直氣憤憤的想：吾們徽

夫先生與周恩來先生針鋒相對的談話，二十二日報紙上所說「執行」黑單等等，這些惡勢力的襲擊，原祇不爲民主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戰士，但不能不替整個民主運動受到摧殘而焦慮，而加緊努力。陶先生原有心臟病，在這種緊張的空氣的、不能自由呼吸的環境裏，增加了他的血壓是極可能的。所以我說他不是死於腦溢血，而是給政治暗殺逼死的！

民主教育的巨星殞落了，是全中國的大損失，是人民世紀的大損失。但是他的光芒已經照射了千萬萬青年人的心，他永遠活在他們裏面，引導着，鼓勵着，繼續他的光榮事業。安息吧，民主教育的導師！我們千萬萬的後死者會替爾內足赤而進，來安慰你的英靈。

州人要是都像了牠們，那算是什麼一回事呀！

作了幾件事，大概是受蔡子民先生的啓示和鄉戀的影響吧，對駱駝的特徵忽然一相情願地美化起來。我認爲駱駝是堅毅、踏實、負責、刻苦的化名，於是「徽駱駝」這個稱謂，在我竟消失了反感。但是，美化了的駱駝，在茫茫人海之中，尤其是在我所看到的徽州人中間，委實是太少了！在外邊作生意以及其他事情的鄉人們（我當然遇見得很少），那種打小算盤，猥瑣，樂天知命的性行，實在和我心目中美化了的駱駝，不相聯屬。我幾乎有一種過激的想頭：徽駱駝這三個字聯不聯得起來？如其原先以爲駱駝二個字是侮辱了我們徽州人，現在轉要懷疑徽州人是不是配稱駱駝了。

直到我有機緣承教於陶先生，才修正了這樣的
 考慮，關於駱駝一個問題，也得到了滿意的（可
 一直隱藏在心裏，沒有和人談過）解答。堅毅、踏
 實、負責、刻苦，這四點陶先生真是占全了。陶先
 生才配得上叫駱駝！在陶先生身上，我找到了徽
 州人的靈魂，也找到了駱駝靈魂！

苦德的德行，從屬了能忍受這一基本生活觀念，這還
 是陳舊的落伍的東西。到陶先生生活裏，駱駝的忍
 受已經變為堅毅的改造和不息的奮鬥，這是一種新
 的駱駝精神。這是陶先生的獨特創造。

這個世界的某些部分還是大荒漠。有大荒漠的
 地方便應該有駱駝，而且需要新的駱駝。陶先生
 是駱駝的新種，徽州的青年們，中國的青年們，要
 跟隨着他朝前走，發揮前鋒堅毅、踏實、負責、刻
 苦的美德！

人民的哀悼

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然於七月二十五日中午
 十二時三刻以腦溢血逝世。陶先生三十餘年來完全
 盡瘁於大眾教育事業，主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
 學校」的學說，並力行「即知即傳的小先生制」，
 並且手創了生活教育社，山海鄉村實驗學校，曉莊
 師範，育才學校，國難教育社，社會大總等，以資
 推行，雖屢受推擠，但仍百折不撓，始不憚。陶
 先生為人民救國會常務委員，抗戰前為爭取抗日之
 實現而努力，就親親日當局通緝。抗戰後更努力為
 民主運動奮鬥，參加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執行委
 員兼教育委員會主席。

近來內戰擴大，政治暗殺連續發生，陶先生始
 終朝夕為國事奔走，為「和平最急，民主第一」而努
 力。另外他更為育才學校的東遷，為社會大學
 的設立忙，為興辦義實忙。在李聞暗殺事發生後，
 他又為李公樸聞一多事件的呼籲和追悼忙。陶先生
 是最能最善於做實際工作的，最能深入下層，所起
 的影響也最大，反動派也最痛恨他。所以前幾天傳
 說黑名單中要暗殺的，他就是第一名。反動派越想
 謀害他，他更加緊工作，加倍的工作；他最近正編
 自己的詩集，也正打算有系統地寫自己的傳，二十
 四日他一天為義實與學寫了二十幾副對聯，從早上

八時到夜裏九點多他不停不休的寫，人家都勸他休
 息休息，他仍說：「今天把它寫完了吧，」可是惡
 劣環境的逼迫，政治反動的刺激，過度的緊張過度
 的繁忙竟把先生弄倒了。他已把最後的一點活力也
 貢獻了給自己的事業。假如不是這樣的政治環境逼
 迫他，他是會這樣快死去的。

自從陶先生逝世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傳出後，千
 萬的青年、老人、小孩、農民、工人、學生、教師
 、文化人都為之痛哭和憤恨，在上海廣儀館裏出出
 進進的，不僅是陶先生的朋友和學生，也有着更多
 的素不相識而景仰先生的人，一個工人是讀了陶行
 知編的老少通字課，才開始能搞通文字的，他哭得
 悲痛極了。報紙上登載的是今天（二十六）下午四
 時大檢，可是從上午起，就有許多人跑到上海廣儀
 館中來悼念，許多人看着遺像又哭起來，像失去了
 慈愛的父親一樣，每個人，都踏着沈重的步子進來
 ，招待為他們別上了黑紗。靈堂上佈置得很肅穆，
 院子牆上柱子上，屋簷下掛滿了幾百幅的輓聯，牆
 根堆滿了花圈，正中是柳亞子親題的「殞而猶親」
 。在靈堂前又有生活教育社題的：「吞聲忍痛，前
 仆後繼」的幾個草書大字，給人們以化悲憤為力量
 的強大感覺。兩旁有沈鈞儒題的：「面對着如此世

燈兒熄了

袁水拍

那邊的燈兒熄了，
 這邊的燈兒滅了，
 好黑的路更黑了，
 陶行知死了！
 趕路的要加快脚步，
 要點亮更多的火把，
 孩子要加倍用功，
 陶行知死了！
 是詩人，是人民的詩人，
 是老師，是人民的老師，
 是小孩，是小孩中的大孩子，
 是革命者，生死只為民主。
 獻給你一朵鄉下的花，
 獻給你一片赤誠忠心，
 民主，和平，
 根絕戰爭！

界正需大家合力維持，奈何我儕遽去，遺下了許多
 事業皆是吾公一手創造最難安後死仔肩。」以及生
 活教育社的輓詞，民主教育社的輓詩，章乃器，田
 漢，章伯鈞，林漢達，鄭振鐸，黃炎培，司徒美堂
 ，民主建國會，上海市小學教師聯合會，曉莊師範
 ，育才學校的許多輓聯。

正中供着陶行知的三十六寸的大半身的大像
 ，和許士琪先生製的陶先生的石膏遺像和一隻手。
 在供桌上燭光在閃耀，香煙在繚繞，鮮花和花圈堆
 滿整個靈堂。陶先生的二公子曉光四公子城都了
 孝衣在靈前站着答禮，三三兩兩的工人、學生、婦
 女、教師、教授、作家、戲劇工作者、政治家、榮
 譽軍人、金融家、工業家、基督教人士，以及外國

朋友，都絡繹不絕地，默默地走進來，在哀樂的吹奏中，向陶先生最後的敬禮，又退了出來，這是人民的悲哀，也是祖國的悲哀，大家都酸了心，紅了眼眶。陳銘極對着陶先生的遺像行禮的時候，眼淚從他的眼鏡後面一連串的掉下來。一條腿的榮軍陳根度、雷潔瓊、敘倫，都痛哭失聲。近患黃胆病的名史軍家勳伯贊也扶病前往弔弔，幾致昏倒。布幔後面是陶先生的遺體，大家行過禮後都紛紛轉到後面瞻仰遺容，他仍舊穿着中山裝，帶着眼鏡，安靜的躺在那裏就如同睡熟了一樣。就是在前兩天，他還在和我們說話握手。就是在前兩天（二十二日）他還在虹橋公墓安葬翁奮先生的葬儀中讀了他自己寫的祭文，那：「和平最急，民主第一，要做到安居樂業，人民萬歲，這才算完畢」的聲響還，在我們的耳邊響着。而現在呢？會替魯迅畫遺像的司徒喬先生，現在又坐在陶行知遺體前畫陶先生最後像了，此情此景真使人惘然。

瞻仰遺體的人們像潮湧般擠進去，誰都想多看一會，多致一些敬意。有的更站在椅子上，人一層一層的，四周數不清的眼睛，都睜大了在戀戀不捨地看遺體。四時正大禮儀式開始，由沈鈞儒先生領頭瞻仰遺容，李麗蓮讀陶夫人吳樹琴撰「一痛哭行知」的輓詩，她那充滿了情感的音調，一開始給人們帶到不可挽回的悲哀裏去，「您和我永別了，您和慈愛，人民永別了，您永別了世界，永別了「一切」等，接着聽到「雖然我們是千呼萬喚都永遠喊您不回來」的時候，大家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大家都失聲哭了，或吞下自己的淚水。陶夫人要撲向棺材，不願看那棺材就這樣無情的蓋起來，她哭得更悲痛了。「親愛的，安眠吧！您未完的事業，自有千萬人來繼承，你無數用血汗散佈的種子，正在發芽，開花！你雖然去了，你的精神却永遠活在人們心里！親愛的，安眠吧！」陶夫人以輓詩也放在陶先生棺材裏，永伴着陶先生安眠了。公祭開始，天熱，每個人的汗都直淌，衣服都汗溼了，然而管不了却都擁進了靈堂前。首先是治

葬委員會的公祭，包括陶先生手創和參加的團體：生活教育社、育才學校、曉莊師範、社會大學、山海鄉村實驗學校、民主星期刊社、民主同盟、人民救國會、全國和平運動大會、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利他社、私立武訓補習學校、大公出版社、生活書店、經濟報社等十五個團體。由沈鈞儒先生主持，郭沫若、章伯鈞、黃炎培、任宗德、茅盾、嚴實航、許廣平、馬叙倫等先生陪祭，獻上香後唱晚歌，悽愴悲哀籠罩了每個人的心頭；「又崩頹了一座泰山，這是教育的災難，民主的災難，人民的災難，這是一連串的災難，給在場的人又帶來了悽楚和哭聲。哭是不夠的，我們要裂膽披肝，不斷的向前，補救這無窮的災難。陶先生你安心吧！我們要保守你的旗幟，不斷的向前，不斷的向前，……大家又堅了，平靜了。郭沫若先生朗讀撰的祭文，他那揚抑的調子富於感情的句子，不僅說出了大家的悲哀，也更吼出了大家的憤怒，增加了我們的仇恨。「假如李公僕聞一多不那麼速速遭難……你是過於緊張，而疲勞到極點……你的死是和李公僕聞一多一樣遭了暗殺。然而，「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地下火，我們堅定地相信：我們人民總有翻身的一天。」每一個字都給了人們力量和信心。

接着是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的公祭，參加的有華崗、伍雲甫、劉甯一、潘梓年、熊瑾玎、章漢夫、喬木、許維新、龔澎、陳康康等，由陳家康朗讀祭文。

以後繼續公祭的有利他社、曉莊師範校友會、歙縣同鄉會、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全國戲劇協會、均一一上香獻花行禮。生活教育社總社及上海分社、上海市的中等教育研究會、中學教師職業保障會、中小學校長互助會、小學教師和平促進會、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小學教師職業保障會等八個團體聯合公祭，朗誦了自己撰的祭文：「您，中國教育的燈塔，二十年來照耀着全國教育界，把杜威教育中國化，把民本教育大眾化，您的腳跡從進步的都

市到落後的農家。您的田慧生活教育的創造，宣傳兼實行者。你中國新教育的舵手，二十年來波瀾新棘撐着風雨孤舟，從曉莊到育才從生 教育到民主運動，一個站頭打過一個站頭！

要求公祭的條子一張張送到司徒喬手裏，以後公祭的又有育才同學會上海分會、山海工學團、東吳民主促進會、之江大學教育團契、徽州同鄉會、頭業職工會、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上海分會、中華全國漫畫協會、中華全國木刻協會、國立幼稚師範全體學生、上海市音樂協會、詩歌音樂工作者協會、新音樂社、新安旅行團旅滬團友會、百貨業職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上海分會、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職業婦女社、榮譽軍人互助社上海分會等。上海市學生團體聯合會、上海市學生幼學聯合會、上海市學生爭取和平聯合會等三團體也代表上海五萬有組織學會舉行公祭，並朗誦祭文不僅說出了對陶先生的景仰也說道：「在渣滓時代到處是槍聲血跡，我們正為你擔心……」

公祭完畢時已六點多鐘，還有許多學祭團在那裏抄輓聯。並繼續有人趕來，他們是工作完畢了才趕來的，他們後悔自己怎麼不早來，他們悵然若失的只好望雲霧，再也看不到陶先生的遺容了。

偉大的民主戰士教育大師陶行知先生就 樣永遠地離開我們。就這樣地離開了，災多難的國家，千萬人為失去一位導師而痛哭，更將有千萬人繼起，為陶先生的事業而奮鬥。（賴明）

編輯部啟事

本刊本期正編排時，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收到各界人士悼文唁辭頗多，因限於篇幅和出版時間，未能同時在本期刊出，後到者留待下期本刊追悼陶行知先生特輯中發表，並希各界人士撰寫回憶及紀念文字，投寄本刊，來稿務請在星期三（卅一日）前寄到。

爲李聞二案

民盟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

民主同盟爲李聞二案向政府所提的抗議書，已於廿一日晨送交政府政協代表，原文如下：

哲生、憲艇、鐵城、亮曦、力子、立夫、厲生、岳軍諸先生並請轉陳蔣主席鈞鑒：本同盟中央執行委員兼民主教育運動委員會副主委李公樸同志於本月十一日在昆濟暴徒狙擊身死。正驚痛間，而本同盟中執委兼雲南省支部常委聞一多同志，又於十五日與其子義和，在昆遭遇同樣狙擊，聞君當場身死，其子重傷後亦復不治。查此兩案其爲政治性暗殺，毫無疑問，與上次本同盟所抗議西安秦風日報李敷仁、王任之慘死案事同一律。前案尚未解決，而此兩案又連續發生，則是重以恐怖手段對付在野黨派，實可駭異，且本同盟始終堅持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自身從未利用武力，並堅持各政黨均應放棄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殘殺，無武力之在野黨派如同盟者，則尤可異訝，因是不能不向政府當局提出嚴重質問與抗議：

(一) 李公樸、聞一多、李敷仁、王任諸君，始終站在本同盟立場，從事民主運動，其主張無外於要求民主、和平，其行動不出乎作言論號召，在不犯法之範圍內，而遭摧殘至此，則政府究竟是否准許人民有其合法的政治活動之自由？假如不犯法的政治活動是政府所准許，則政府爲何又容許此種非法摧殘之事在南北各地繼續不斷演出？假如政府對於此類非法摧殘是不容許的，則本同盟上次抗議之西安慘案，爲何至今不查明嚴辦？

(二) 政府既以實施憲政號召國人，一再公開承認各黨派之合法地位，而數月來如秦風報事件，如西安昆明各慘案，皆顯然地一盤地爲向本同盟施以摧殘壓迫，則政府是否准許各政黨之合法存在？對於和平公開之政治結社竟如此摧殘，是否不惜驅迫其轉爲地下活動暴力革命？如或不然，則何以不見對於本同盟予以有效之保障？政府今後是否能負責保障一切和平而公開之政黨活動？

公樸！你沒有死！史良

公樸！我在五天前還接到你七月二日的親筆信，你不是說曼筠和你都希望我到昆明去避暑嗎？你不是問起行知兄對於社會大學的進行情況嗎？你還介紹一位被壓迫的婦女，要我拯救幫助嗎？並且你還囑我付那「二一〇」特刊的捐款。誰想到？我答覆你的信還沒有寫完，你不幸被害的噩耗，就像晴天霹靂似的傳來！唉！公樸！我不信！你會死？這明明是你的親筆信。我現在正式向你啓誓！社會大學一定繼續辦！各處各地，永遠不斷的要辦！被壓迫的婦女，遭到被壓迫的男人、孩子，我一定要救，要幫助，這本來是我終身的願望，決不絲毫放棄。「二一〇」特刊的捐款，我早已繳去，而且該刊已經在排印。他是刊在每個人的心坎深處，永遠不會忘記。公樸！你是沒有死？不會死？永遠不會死！他們祇能殺害你的軀殼，沒有辦法消滅你的精神！而且，在人類中更曝露了他們的反民主，殺害老百姓，液人性的醜惡面目！

公樸！你去昆的飛機票，是我替你買的，假如知道他們在昆要暗害你，我無論如何，決不願替你買這機票。——這還長別的話！你走的前一天，到劉莊來辭行，你還說「大姊！你能等我和曼筠來了重慶，一塊到上海去嗎？我一個月就要來的」。又說「你如果把傢具運到上海去，我的寫字樓等，也請你一塊運去」。唉！公

樸！我還沒有到上海去，你的傢具還在這兒，我一定等曼筠一塊去，尤其是把你的精神一塊帶到上海去，永遠一塊帶到任何地方去！公樸！你是沒有死？不會死？永遠不會死！他們祇能殺害你的軀殼，沒有辦法消滅你的精神！而且，在人類中，更曝露了他們的反民主，殺害老百姓，液人性的醜惡面目！

公樸！當你被較傷口擊傷頭部的第二天，醫師替你拆掉傷口縫線的時候，我在你旁邊問你痛不痛？你緊握着我的手說，「不痛！這不過是流些血，還要準備犧牲生命，才能得到民主。」誰想到？一語竟成讖語！你努力民主，居然他們會這樣殘酷的犧牲你的生命，爲什麼他們和民主不能相容？要把老百姓當做敵人？哼！還有老百姓，他們的錢財從那裏來？他們的地位又從何處說起？硬要把老百姓當敵人，不斷殺害！公然用友邦的子彈打內戰，整千整萬的殘殺，這豈是爲了國家！爲了人民！這顯然是反人民，反民主，殘餘法西斯的暴行，我們必須用人民的力量去鬥爭！去停止！公樸！你是沒有死？不會死？永遠不會死！他們祇能殺害你的軀殼，沒有辦法消滅你的精神！而且，在人類中，更曝露了他們的反民主，殺害老百姓，液人性的醜惡面目！

(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於重慶)

以上各節請予明白答覆，以釋羣疑。此外關於昆明慘案之善後，本同盟復有下列各項要求：

(一) 政府立即選派公正人員，與本同盟所推派之人員同赴昆明進行調查慘案真象，早日公諸社會。

(二) 政府對本案正兇及主使者，應依法究辦，其審判時並應准本同盟推派之法律專家列席參加。

(三) 政府對於慘案發生時，應負責任之地方治安長官應即予以撤職。

(四) 政府應對於李、聞二君之遺屬特加撫卹，並負擔其子女教育費用。

(五) 政府對於目前因慘案威脅而避入昆明美領事館之本盟領導人潘光旦等十一教授以及一般民主人士，均應切實負責保護其身體安全及自由。

(六) 政府立即撤銷國民黨黨部及軍事機關之調查統計局，以後設置情報機關，並應保證不作對內政治鬥爭之用。

再則，昆明慘案發生以前，早經傳說有所謂黑名單，李聞二君均屬首列，事後果一一如其所傳不虛，據聞此外列名其間者，尚有本同盟政協代表及各地負責者數人，併此提請政府注意為幸。特此函陳，行候覆教，順頌政祺。

中國民主同盟政協代表梁漱溟、張君勱、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張申府同啓。卅五年七月二十日

外國人看昆明血案

英國

倫敦泰晤士報：一週之內在昆明發生了李公樸和聞一多兩件政治暗殺案，已

日寇更勝一籌的分子，是沒有變化的，民主同盟因為不斷主張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所以激起了這一個團體的憤怒。該報編使英國各方對於中國的時局引起了更多的憂懼，倫敦泰晤士報評論這一事件時，並且說：「這種暗殺事件將成爲中國可憐的內爭中的另一股惡因素。」

美國

紐約郵報：紐約郵報二十日的社論主張馬歇爾將軍應該告訴蔣介石除非國民黨立即停止以暗殺爲政治武器並且老老實實的制止內戰。美國就要立即斷絕一切對中國的租借援助。該報聲稱國民黨「對中國民主人士坦大妄爲的攻擊」其背面的主要因素，厥爲國民黨認爲，在美國幫助之下，它掃蕩一切反對派，並把中國變成納粹德國的模範的夢想即將實現的緣故。

該報對於美國領事館與昆明十一個民主同盟領袖以保護一事致電揚並宣稱「我們必須從：(反動派的)根本上剷除這種事情。」

蘇聯

莫斯科七月二十日廣播：中國民主人士指出：中國目前局勢日趨緊張。中原、蘇北、山東、山西等地，反動份子正利用美國大炮與飛機，進攻中國的民主力量。暗殺李公樸是反動派在全國展開總進攻的信號。民主盟領導者在李公樸死後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中國一般政治情況的宣言與回答記者的發問時，民主同盟要求國民黨政府執行政協全部決議，要求政府担保個人自由與生命安全。沈鈞儒在上海對記者說：「暗殺李公樸是反動派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的一種陰謀。」該發言人指出：國共談判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反動派撕毀政協決議。民主同盟所提出的和平方法停止內戰的方案，已完全被國民黨所拒絕，民衆的要求受到全國人民的尊

重與響應。中共曾不止一次地接受民衆的建議，作爲協商政治問題的基礎。此次民盟的建議，已得到國內廣泛的響應。民盟領導員呼籲爲和平民主而鬥爭。國民黨反動派是不能嚇退中國民主力量的，中國人民將起來爲這一正義事業而奮鬥。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廣泛的民主運動。

本埠英文報

★大晚報七月十九日的社論「政治暗殺」……(民盟領袖李公樸與聞一多的慘遭暗殺)使我們想起，只有在日本，德國與意大利，只有在他們的集權主義的統治之下才允許這種類的行爲。如果中國不墮入同樣的罪惡，政府就應該不使昆明事件再度出現。第一個民盟領袖的暗殺早就應該使警察局足夠來制止恐怖份子了。且顯然並沒有如此做。

從人民的立場看，不論聞博士與李博士是什麼或者主張什麼都不打緊，打緊的是這兩個人因爲政治信仰而被暗殺的這一事實。這造成了政治上的土匪主義，如果它不能及時制止，這種土匪主義不但不能使中國在到達完全民主的路上前進，並將使中國倒退一個世代。

在此我們要附帶地及政府對這二次暗殺已發表的聲明並下令是明令警察可令警察查這一事件，差可滿意，但事情不惟到這裏就算了，警備司令應該把這一案件查到底，對於那些與這一卑鄙的罪行有關的人犯，必須處以極刑。

這是與滿清專制時代若干繼承人物所採用的一樣的手法，他們滿想以恐怖的行爲來維持權位，結果却只是加速了革命，

聞一多教授最後一次演講

是在李公樸火葬的前一天，李公樸治喪委員會請李太太張曼筠女士和聞一多教授在靈堂演講。

公樸被特務暗殺，重傷逝世後，張曼筠女士粒米不進，身體發熱。可是治喪委員會的人去請她出來演講時，她傲然答應了。

十五日的上午十一時，靈堂至公堂擠滿了人，爲了防止特務的搗亂或暗殺，前面幾排是女來賓的座位，後面才是男來賓的。

張曼筠女士上了台，下面聽衆看到了她因傷心過度而憔悴的面容，每個人都咬緊了牙關，怒火在胸中強烈的燃燒。

她一面說，一面啜泣，很快的，台下的人，除了少數喪心病狂的特務外，都忍不住的流了淚，有的牙關咬得更緊。

她說：「李先生這次來昆明時，也是站在这个地方和同學們講話的，想不到今天他已和我們永別了！」

「關於李先生對於死的觀感」，她壓抑住過度的悲傷，時斷時續的說：「他在未死前說過，他覺得，要參加鬥爭工作，必須要準備了死的精神，否則，就不能堅持下去。」

「這次，他說較場口的打，不算什麼事，他對我說，馬寅初這麼老的老先生，買了一口棺材在重慶，爲救人民，愛同胞」，隨時準備着死，所以

李先生就說「像他那麼老還那樣，我們年壯的人，也隨時準備死」。

「他說過，一我跨出了門是否能跨進來？」一陣過於強烈的悲痛，使得她不能繼續下去，然而，她終於用力的把它吐了出來，「他已經有了預感，他已經預感到，他隨時可以死。有一次，他問我：『我死了，你如何打算？』……」

「她伏在桌上，眼淚住了臉孔，整個禮堂的人都隨着浸入悲憤裏，終於，她咬着牙根，緊握住拳頭講：『我的心裏有一個打算，假使他有一天死了，我一定跟在他的後面追隨他的精神去幹！他的精神不死；有這麼多的青年追隨着他……他是我的好丈夫，又是我的好朋友，對於婦女運動他素來鼓勵我……』

「他一個人死了，可是精神不死！」她狂喊着，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最後，她看看下面那裏多的聽衆後，她啜泣着淚水：「我不能再講了，感謝諸位。」

接着聞一多教授走出來講話，他壓抑着悲憤，強裝出鎮定的口吻開始：「這幾天來，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悲烈，最無恥的事情。」

接着是強大的聲音：「李先生是究竟犯了什麼罪該遭這極毒手？他不是用筆寫文章，用嘴說說話，他所說的是所寫的，也無非是善良的中國

被摧殘的正是自己的專制統治。政治集團之使用這種手段必將引起恐怖的浪潮，它將摧毀人民對現有統治機構的信任。

政府既然已經承認民主同盟爲代表中國人民的政黨之一，它就負有維護上列責任來保護這一政黨的領袖們的安全。一個政黨只對它本身沒有觸犯國家的法律與秩序！或者企圖顛覆國家，這個國家的政府就必須保護它的領袖們。因爲政府保護一個合法政黨的領袖們就等於在保護這一政黨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人們不必是民主同盟的黨員，就可以對國對之而發的這種政治行爲的窮兇極惡。

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是對民主機構更多的瞭解。對民主政治的信念與教條不止是一套理論，它是一本法典，由之而指示人民的意願，而代表其意願的則是神聖不可侵犯。

△大英晚報七月二十日社論「好警察與壞警察」

「……（上略）將主席已屬下令撤查民主同盟兩員被暗殺的條件了，兩位都是自由主義者素稱的教授，因此而被秘密警察認爲當然的目標。這類的秘密警察有好幾種。政府在調查他們時所會碰到的困難就在於他們全受政府高級機關的

管轄，接受後者的命令和薪給，雖然領袖並非一人，這則到最後，却都是受命於蔣主席，如果他決定要這輩的話，只有他才有權力改變這種情形。

我們在此並不想對上述兩情血案先作推斷，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已經使我們承認在這次暗殺中所用手段確有秘密警察。同時這一證據，確鑿的控告了中國秘密警察全體，在那裏面，我們應該說，存在着一個道德上的問題。

這道德上的問題在，如果蔣介石爲中國得到一個民主的，守法的與非集權主義的國家的名譽，他必須做的一件重要工作，一定要在秘密警察「專制統治」下手。這秘密警察是一個不健全的組織。他們必須消除，必須從這爲封建軍閥殘餘的後路中掃出去。在任何近代的政府中，決不能容許他們的存在。

同時，各地政府中合法的警察應予加強，他們的薪給與紀律應予提高，他們的技術應予改善，他們的自尊與人民對他們的尊敬也應予提高，秘密警察與正規警察之間，目前尚無直接聯繫，但前者的存在總是一切正常警察制度的威脅。

我們因此說，秘密警察必須廢除，正規警察必須改良，這是一樣應該同時進行而相輔相成的事。這對於消除政治暗殺與加強近代對法律與秩序的觀念兩者，都將大有裨益。（文輯）

豔屍與醜屍

龍巨盤

這月來，香港上海都在鬧「豔屍案」豔屍的豔屍案鬧着，法庭上較光鮮，紳士淑女，擠得戶限爲穿，而且鬧着時時格格嚶嚶的笑聲不斷發作，迫得法官要

這連散起鴛鴦木床；上海呢，情形更熱鬧了！著名的大報以三欄的地位來報導，黃色刊物專爲它編撰小說，兇手解案時千萬人佇候，衆口傳播，不脛而走，直到今天

人民心裏想說出來的。大家都有筆有嘴，大家都說啊都寫啊，為什麼用槍來打人家？為什麼用暴力來摧殘人家？

爆炸出更強烈的聲音，開教授挺起了胸膛，無畏的喊：「在這裏有特務沒有？你們站出來！你是個好漢的話，有理由，站起來講！」（可是只配做卑鄙的事物的特務却敢正大光明的站出來講話）。「打了人，殺了人，還要欺騙人，說李先生是土匪（流氓），是共產黨，哼！無恥無恥！」

「李先生的死是某一個集團的無恥，正是李先生的光榮。」

接着他降低了聲調，優沉的敘述着：「李先生曾在昆明長時期的領導了民主運動，結果還是回到昆明來貢獻他的生命，這正是李先生的光榮，也就是雲南人的光榮，雲南省有光榮的歷史，遠的如護國運動不說，近的是「一二·一」四烈士和李先生的死。他很崇敬的，期望着上面的說：「在「一二·一」新的戰士，貢獻了生命，在最近，像我這麼大年紀（他摸他的鬍鬚）的老戰士——李先生，也貢獻出了生命，現在連我們這麼大的人也流血了，這是我們大家的光榮。」

他再也忍受不了，他沉痛的呼喊：「為什麼大家都是人，你的心為什麼偏偏「種想法」？他的眼裏滿是憤恨：「還是末日來了，他們怕，所以他們要造成恐怖。其實這是他們的愚笨、害怕。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拉和墨索里尼的瘋狂行爲，就是因爲法

西斯強盜恐懼人民力量的強大。他鞭策着那些卑鄙醜惡的靈魂：「特務！你們想想，你們身邊還有幾個人？你們這種做法，以爲別人可以不存，可是，別人却還是存在！因爲真理永遠是存在的。」

他更一次堅定的說：「反動派的無恥，正是李先生的光榮！」對於時局，他是抱着相當樂觀的態度的，對於司徒雷登，他說：「他知道真正中國人民的要求和願望的。」他認爲司徒雷登的使華，反映出美國反動派的勢力又一度的被壓下。

滿懷着信心，他說：「一二·一」四烈士，換來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現在，反動派否認了它，這次李先生的死，應該是促進政治會議的再開會，我們想這是辦得到的，並且我們一定要辦到！」

「反動派在那裏用各種詭計挑撥我們，告訴他們，這沒用的，聯大搬走了，各學校放假了，今天，來開會的就有幾千人，我們的力量還是這麼強大！」

最後，他無畏的說：「每個人都要抱定了決心像李先生一樣的，跨出了門，就不再跨回來！」

這是開先生的最後一次講演，就在他說過這些話的三小時後，他光榮的倒下了，「貢獻出了他寶貴的東西，就不再跨回來」。這篇講演中，對李先生讚揚的話，今天我們就要移來讀揚青年人的導師！（多教授於（七月十六日開教授遺體後追記於昆明）

，已經隔了幾個月了，仍不斷在報章上看到「藍屍」二字，而且，標題雖然不再是三欄的了，也仍舊起碼二號字，雖然面目，看着看着，幾乎令人疑心這不是社會慘劇，而是什麼偵探小說，或者什麼奇情瑣事的電影了。

廣州每日報死六十人，那六十名路屍的草姓大名是不上報的，被焚者份現在無數鄉村全村斷炊，這些村名是不上報的，各地的慘劇，各地的血案和暴行，多數報紙連一行字也不提的。唯獨這「藍屍案」，因爲有這個「藍」字在起作用，於是精神大振，作標題時，讓消息時，都顯得虎虎有生氣了。

藍屍究竟是怎样「藍」法呢？照我們想來，女屍一具，血流遍地，面如黃紙，蒼蠅亂集，何難之有？藍因這可憐的弱女子出賣了她的青春，向這人類的社會的有錢人乞取一點點餘錢，換來一套較像樣的衣裳，外表看起來和上層社會似乎有點關係了！於是一慘死就變成了藍屍，比起一個苦力被吉普車撞死，一個失業者渴死DT自盡的闊闊無聞，竟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大大地轟動起來了。

如果是一個部長夫人被謀殺，雖然手上套着大金鋼錶，腳上的趾甲也已染紅，但決不會被稱爲「藍屍」，如果是一位銀公的小姐慘死，雖然身穿紗士堅，足套玻璃鞋，也決不會被稱爲「藍屍」，放心，仍舊是部長夫人和銀公小姐，平時即使傾國傾城，這下子可沒有人敢稱她「藍屍」，唯獨無學無勇的弱女子，賣盡肉的可憐虫，一下子慘死了，祇要身上的衣

服稍爲漂亮，立刻就被轟動起來，這無辜弱女人，給再三迫害，到頭來成堆毀被，被毀作着一陣雷聲，一頓脾氣的橫暴者，被檢校檢之後，仍得像宋成里「外賣」中的主人公似的，生前默默無聞，死後却大大轟動，以她的不幸來欺人，她的資料，人吃人的社會，吃的花樣也未免太多了。

自然，對於慘案的關心，也可以解釋爲對慘運橫禍者的同情，但何以到法庭去聽審，要格格地笑呢？何以一定要把一具女屍稱爲藍屍，大字標題，以資轟動，以資娛樂呢，而且，對於那些「藍屍」，天下滔滔皆是的是的，汽車鬼，失喪鬼，瘦骨嶙峋，眼裏枯陷的屍屍，比藍屍多了草，屍殼瘦削片骨露的屍屍，何以又這樣不關心呢？是這些人的同情比較輕微嗎？抑或是因爲藍屍不大能夠驚動呢？竟強的人，以人家的痛苦爲笑話，麻木的人，已經忘記了什麼叫是非，無恥使一個人變得麻木，愚昧使一個人變得盲目……竟強無恥愚昧麻木，使「藍屍案」大大轟動了。

天南地北四處演出的「藍屍案」，像災區的餓殍，藍屍的死囚，機槍掃射死的工人，吉普車下大批喪命的鄉下佬，轟動了沒有窮？我想也早已轟動了，不過被轟動的不是竟強無恥，愚昧麻木者的心靈而已。也不見黨棍子大批擁有的報紙詳細轉載而已。藍屍消長的道理在藍屍是用得着的，對「藍屍案」眉飛色舞，引爲笑話者，常常也就是對千萬家「藍屍案」漠然無動於中，不屑一顧者。竟強無恥的人何以千方百計鼓動愚昧麻木，焚毀坑儒的新方法層出不窮呢？微妙就在這裏。

周·末·漫·談

默函

說謊·賭咒·暗殺

對於反動統治者，說謊是它的家常便飯。一天不說謊，它就一天過不了。要你的錢，要你的糧，甚至於要你的命，它都會說出一套冠冕堂皇的道理，說得頭頭是道，蜜言甜甜，彷彿它宰了你，也是爲了你的好處。

老百姓是淳厚的，常常姑且聽它。但是，謊話說得太多了，破綻一天天加多，連它自己也將難以說圓，尤其是今天的謊言明天就撕毀，記憶太新鮮，其實逼得老百姓不能不清醒過來。但這往往得付出極大的代價，要破破頭皮甚至於丟掉性命，因爲老百姓到底太淳厚，他們竟向說謊家去要求兌現。

但在說謊家看來，被騙者的清醒，是一件不利的事情，這樣一來，它的空頭支票要用不出去了。於是就來了賭咒，來證明它說的並非謊話，想挽回一點「信用」。比如說：「如果三個月內，我不怎樣怎樣，就殺我的頭，以謝國人」，或者說：「我若騙人，斷子絕孫」。但這似乎沒有什麼用，因爲誰都知道，這賭咒本身就是謊：「殺我的頭」，誰來殺你呢？難道你自己殺自己嗎？至於老百姓，是只要不被你殺掉，就算造化了。「斷子絕孫」云云，則不過是鄉下愚夫愚婦的口頭禪。

說話失靈，賭咒無效，怎麼辦呢？殺頭。不過，這不是「殺我的頭」，而是「殺你的頭」，把那些不肯服服貼貼，爬在地上，讓它騎着頸子走的人都殺雞殺豬，叫他們「斷子絕孫」。這恐怖，現在已經開始了，聞一多先生就是父子同病殺戮的，斬草除根，它們真有這模樣。

欺騙和屠殺，這是反動統治者的兩個法寶。有時側重騙，有時側重殺，有時兩者兼重，騙了來殺，殺了又騙，騙不過了就殺，殺過之後再騙。隨着語言、謊話、咒語的增加，血也在不斷的積累起來，但先哲早就說過了：「墨寫的謊話，永遠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被壓迫的人民，幾時被血嚇昏過，嚇退過？這股紅腫眼的東西只會更加煽起人民的仇恨，而最後把說謊的屠殺者埋葬在它的洪流中。事實正是如此：說謊到了要賭咒，屠殺到了要偷倫的實行暗殺，而且嫁罪他人，這除了表示它們的卑鄙無恥，也表示它們已經搖搖欲墜，末路窮途，它們已經胆怯地感到手上黏着血污的可怕與危險，這是它們垂死的掙扎。

要有另一種DDT

DDT是殺臭虫、蚊子的，可是，一到中國，許多人却用來自殺。正像鴉片是治病的藥，到了中國，却有人拿來當飯吃，結果也是自殺。別人製造鴉片用來挾擊外侮的，中國的好戰派却買了來殺同胞，一位外國記者說，這也是一種自殺。

但是，用DDT自殺的人，和吸鴉片自殺與好戰派的自殺到底不同。前者是不得已的，後面兩種人却是他自己願意。據報上所載，服DDT自殺的，不外是饑餓、失業、飢餓，或者受了什麼欺侮和壓迫，無力反抗，只好一死了之。人類發明出來殺害虫的東西，結果却成了他們用來殺自己的東西。

然而，誰不愛生命？當他們把DDT瓶子舉到唇邊的時候，難道他們就一點不感到死的可怕和生之可戀嗎？但他們終於把應該用來殺臭虫、殺蚊子的東西，自己吞服下去了。爲什麼？因爲這個社會不讓他活下去，逼得他非死不可。而這個社會所以這樣殘酷這樣無情，是因爲在這個社會里當權的，支配的，是那些最自私自利的壞人，他們把大多數善良的人民踩在腳下，吸血敲髓，就爲了他們少數人的享受快活。這是人類中的臭虫、蚊子，比虫類中的臭虫、蚊子要不知毒辣、殘酷多少倍。

當人類中的臭虫、蚊子沒有消滅的時候，虫類中的臭虫、蚊子是永遠不會絕滅的，因爲就是這些人造成了廣大人民的貧窮、飢餓、愚昧和不幸。不但如此，他們還逼着人們不能不用殺臭虫、蚊子的藥來殺自己。以避免、消滅這些悲慘的現象，只有從根本着手，把人類中的臭虫、蚊子先肅清，這就需要有另一種DDT，——廣大人民團結和組織起來的力量。





哈爾濱解放前後

周而復

血寫的詩篇

起先我不明白為什麼許多東北朋友在我面前誇讚哈爾濱的美麗，甚至誇張得她是遠東最值得令人留戀的城市，這一連在東北，我三到哈爾濱，深深體味出朋友讚美的意思。這並不是說圍繞着市區的那條松花江多美麗，也不是說太陽島幽靜得多可愛，也不是說江邊水上俱樂部多悅耳，也不是說馬家溝淨淨如天堂，更不是說這裏中央大街多齊整而繁華，……這些當然都可愛，但我覺得更可愛的是哈爾濱人民堅強不屈的鬥爭性格。

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這個被稱做東方巴黎的哈爾濱，開始被日本海盜侵略的鐵蹄所蹂躪。

人民反抗的火焰到處燃燒起來了。哈爾濱是北滿抗日的中心地之一，中共滿洲省委有一個不短的時期就在哈爾濱，領導抗日工作，敵人感到即使在他認為最鞏固的治安區內，都有抗日活動，在哈爾濱捉到恩烈犯就殺。一九三四年，公開逮捕了三四百

人。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一時，天空陰沉，小雲紛飛，在南崗福樂寺後面，敵偽第四憲兵隊拉出八十多人，其中有師範專科的教授許敬天，第二中學教務主任吳實本，醫專女生五六人，七八個工業大學的學生，其餘是中共黨員，抗日聯軍的戰士，抗日青年。一個也被稱做所謂文化人的溥大公，筆名叫莉菲，是許敬天教授的學生。敵人叫他開槍打死他的先生，無恥的莉菲說：

「先生，我不得不槍斃你！」許敬天說：「好，我死在你手裏很高興，總算死在中國人手裏。」他看自己最後的時辰已到，便高聲叫出「中華民族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敵人看見，甚為憤恨，叫莉菲不要打中要害，從胳膊上，腿上，胸上，……打了三十多槍才死。其餘的人也跟着叫口號，每一個人中了二十多槍才死。

七七事變，敵人馬上就到各個學校去，如著名的有革命傳統的工業大學（前中共北滿省委秘書長，抗日聯軍第三軍政委，現松江省主席馮仲雲先生，就是工業大學的教授），師範專科，和醫專，等校，教員學生被憲兵調查思想，和對戰爭的態度。那真相是得不到的，但從此可見敵人對人民的恐懼。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敵人終於又展開他的毒手，從哈爾濱、瀋陽、吉林、黑龍江、佳木斯，一直捕到東京、京都、和北平上海，逮捕了三四千人，其中有抗日份子，進步人士，共產黨員，……處死了五六百六十人，釋放了一二千人，其餘就送到滿洲里去當勞工，做國防工事，然後用機槍打死，或者悶死在洞裏，怕洩露了內部的秘密。

哈爾濱外面，人民的抗日武裝，抗日聯軍，越發展越大，越來門爭越艱苦，始終和敵人在國防最前線上堅持，保衛了大片自由的疆土，這十四年之久，縱然被俘了，也沒有一個屈服的。在哈爾濱江邊附近設立了秘密狗場，以草人肚中放肉，訓練狼犬吃人，就是專門對付抗聯，抗日份子和中共黨員的。而冬天的松花江，更是敵人的自然殺人場。一九三二年，敵人俘去了五六千的抗聯指戰員，在哈市的松花江橋下面，挖一冰窟，把一個個抗聯戰士推進冰窟裏去。當年，除了劍子手以外，誰也不知道。第二年春天，落了，才被發現，盡

排整排的屍首，飄浮在江面上，滿滿的，一眼望去，只見浮腫的屍體，連江水都看不見了。

在三縣（肇東、肇州、肇源、）哈爾濱西邊。事變中，人民爲了和抗日聯軍共同反對日本，被殺死了有千餘。一個叫做張祥的抗聯戰士，死得更是悲壯。敵人從獄中將他提出來，問他：

「你爲什麼抗日？」
「因爲日本侵略我們國家。」
「你受誰領導抗日？」
「中國共產黨。」

「你爲什麼不怕死？要抗日？」
「一個被壓迫的羣衆，不能怕死，怕死他永遠抬不起頭來。」

「現在要槍斃你，並且要把你的頭砍下來，你怕嗎？」

「你槍對着我，要是我的眼睛動一下，就不是中國人。」

真的，他身中二十餘槍，眼光炯炯，毫無恐懼之色。死後，屍體被焚，砍頭，懸在城門口示衆，走過時，沒有一個人對着這個不屈服的魂不附體，從欲佩與奮，終於振作起來更堅強地去從事抗日工作。

張祥這個戰士的堅強性格，你說多美麗啊！我愛哈爾濱。

哈爾濱及其附近的人民戰士，用他們的血寫下了這個偉大民族的不朽的詩篇，用他們的血，鋪成了我們解放哈爾濱的道路。

當人民和戰士在東北和敵人鬥爭流血的時候，那些不抵抗的將軍們，還居南京上海武漢重慶，喝着咖啡，飲着香檳，抱着女人，在做「瘦外必先安內」的迷夢，即使在抗戰時，也戀戀不忘如何進行內戰屠殺人民。對東北九省的喪失，則說「對革命並無損失」，對敵人也只要求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東北早就不要，奉送「友邦」了。

荒淫和無恥

等到蘇聯紅軍和中國人民的武裝民主聯軍解放了東北，解放了哈爾濱，不抵抗的將軍們，派大員坐着飛機來接收了。派來的，松江省主席是關吉玉，哈爾濱市長是楊綽庵。

楊市長一九四六年元旦對哈市人民代表說話：「他要商店開業，工廠復工，人民有好日子過。人民於是乎等了，等來等去，「倭老婆等呆漢」終不見來。

楊市長的日子倒的確過的不錯。楊市長上任以後，「官廳」有了行市，一個股長，只要五千元請一次客便可以到手。敵偽漢奸，只要加入國民黨，搖身一變，便是大員。像葉永年其人，原來是敵偽時代警察廳司法科警佐，三難案的主謀者，他曾經殺許多善良老百姓為抗日聯軍，死在他手裏的至少有四百人。日本投降後，他到道外九道街國民黨黨務專員

辦事處去說：自稱是奉蔣介石命令做間諜的，所以要屠殺老百姓是爲了取得敵人信用，便於間諜工作，現在要求仍做國民黨工作。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馬上便當了國民黨的少將了，建立武裝，接收什麼地下軍，消滅人民自衛軍，以待國民黨大軍了。他又取得了合法屠殺人民的身份了。

這些大員們每天跳舞，吃大菜，「獨把」，利用飛機，收買黃金，運東西到關內，單是金子一項，全東北就給運走了二千斤。在哈爾濱，他們則發行票子，大量收買白麵，囤積起來，提高市價，然後再賣。大員乘汽車乘馬了，也想坐坐馬車。哈爾濱馬車是有規定的，一次呼人十元。但大員們揮金如土，一次就是百元，車夫給他找九十元時，搖手拒絕：「找些零頭票子給我，我還沒地放，你留着吧。」車夫自然樂意拉大員的買賣，車價陡漲，小百姓可更受不了啦。

自己過這樣「好的日子」還不夠，並且要別人也要這樣。楊市長在小學教職會上，在市府職員面前，公開地說：「男子要闊，女子要浪」。號召女子浪，浪浪了才有出路。他對哈爾濱那些撲素的女子看不順眼，一天他看到市立醫院一位女看護到市府保健科來，市長關心地問她爲什麼不愛

要，不穿絲襪？她說沒有錢。市長說，不要緊，沒有錢，到我這兒來拿，當時就批了三千元的條子給她，市長多慷慨！楊市長的高見是女子要打扮得美麗漂亮，這樣是代表哈市的文化！楊市長看到市立醫院一有漂亮女看護，就調到市府保健科來工作，這樣還不夠，市長還要到中央大街上海舞場去跳舞，跳到夜裏兩點鐘才回來。

楊市長辦事能力的確不小，到任不久，哈爾濱的風氣就爲之一變，市府女職員都燙了頭髮，穿上絲襪，走起路來，一搖一擺，「浪」了。這樣才有事做，事才能做下去。

「上有好之者，下必有勝焉」。松江省政府建設廳長，吳博士，是從美國回來的工程博士，爲了代表哈市文化，他要建築一個美觀大橋，不管化多少錢都可以。部下說，被剝削了十四年的老百姓，怕負擔不起，他說，爲了文化，那不管。可惜不久走了，宏圖大志，未能實現。

警察局長余秀霖，看見市長的模樣，他也雇了三位女警察陪他，名譽上是做預防犯罪股的職員，教導第二代小國民，預防犯罪，這些「正人君子」們，他們忘記自己在做什麼事，還好意思說什麼教育第二代國民。警察們從大烟犯中的所得大烟，揀其最

好的自己抽。所以白天出動時甚爲疲乏，晚間則很精神。

楊市長則「生財有道」，凡是敵偽時代的捐稅一律照舊徵收，而且是從一九四五年起徵，一樣不減。在楊市長德政之下，物價高漲，盜匪日出，哈爾濱一天會發生過七十起搶案！可謂蔚然大觀！但楊市長表面上却極爲廉潔，他到任時，說要改善待遇，從市長到勤務，每月一千五百元。

一位市府小職員，不知其中奧妙，前去訪問請求楊市長解答何以他和市長同樣月薪千五百元，家中父母妻子，連高粱米也吃不飽，而市長却吃大菜，坐汽車，穿漂亮西裝，跳舞，請問市長如何支配這一千五百元的？市長說：

「去吧，去吧，不要給我談這些事。」

小職員唯唯而退，不過老百姓不是市長屬下職員，表露得比較明顯而懇切，見照敵偽捐稅徵收，即在報上公開提出：東北淪陷後，人民已經精疲力竭，把中央盼來了，可是捐稅依舊，生活更加困難了。

牆上的標語更爲直率：楊綽庵你太不是人，你是大員，吃喝玩樂，不務政事，上跳舞場，消耗金錢，把敵人那一套搬出來，壓迫我們，你再不改變，我們不要你，打倒你！

楊市長則「生財有道」，凡是敵偽時代的捐稅一律照舊徵收，而且是從一九四五年起徵，一樣不減。在楊市長德政之下，物價高漲，盜匪日出，哈爾濱一天會發生過七十起搶案！可謂蔚然大觀！但楊市長表面上却極爲廉潔，他到任時，說要改善待遇，從市長到勤務，每月一千五百元。

街上時常發現筆跡不清，歪歪扭扭的傳單，文字也不漂亮，上面寫着：你們開吉玉抗戰很勇敢，可是到重慶峨嵋山上去抗戰；人家李兆麟，在東北，在和日本搏鬥，未死在日本人手里，死在光復後你們手里。你們有什麼臉來接收？你們既然來接收也罷，但捐稅更苛，你趕快滾，不滾，我們渡日子過了，就開你們！

當董彥平將軍還在哈爾濱時，四月中旬，哈爾濱各界代表百餘人，在工商公會開呼聲和平大會，要求蔣介石先生，立即停止東北內戰，停止調兵至東北，派員執行小租到哈，承認東北人民武裝力量和民主政府，全體通過決議，請求人民自衛軍和民主聯軍在蘇軍未撤退時入哈，恐蘇軍撤退，遺留所謂國民黨的地下軍破壞。

爲什麼想望中央的人民，從盼望中央，到懷疑中央，失望中央，而終於反對中央呢？這是值得當政者深思的事。

人民眼睛是亮的，他們抉擇能力是強的。

莊嚴的工作

四月二十八日，民主聯軍應人民之請，和平進入哈爾濱。這一支布衣簡樸的人民軍隊，給人一種新的印象，市民以熱烈的情緒歡迎他們。他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軍隊爲了替人民

做事，減輕人民負擔，吃的是粗茶淡飯，每頓飯只有一菜一湯，對老百姓和和氣氣，既不打罵，也不勒索。軍隊的領導者，林彪彭真等將軍，他們生活簡單到出人意外，每頓飯，只是兩三個菜，穿一身布軍裝，布鞋，林彪將軍有雙皮鞋，是爲了到城市裏來才買的，平常也不大穿它。他們整天在辦公室裏忙著開會，計劃，批閱電文，推動工作，設法改善人民生活，忙得一兩點鐘才能睡去。

十四年來，敵偽會高高在上騎着老百姓的脖子，直到八一五後也還有人騎在老百姓身上壓榨，老百姓受了冤屈沒處伸雪，被剝削的沒處討還，民主聯軍和民主政府來了，他們如孤兒有了父母，有了靠山，他們站起來，挺起胸脯，給壓迫他們的人算賬。

三棵樹鐵路工人站起來，三千多人開會，清算電氣段段長何文卿，選出何文華等六人爲大會主席團，他說「自從民主聯軍到來，給我們帶來了自由解放和平民主，也就是我們老百姓翻身的好時候到了。今天開大會是向壓迫我們的漢奸走狗算賬，吐一吐苦水，無論那一位工友有任何樣的冤屈，今天可以向他們算一算了。」

這位段長，曾經在冬天扣工友的煤，扣發薪水，扣烟捲錢，偷電氣段材料，自己在太平橋開材料行，把公

家東西偷回家去賣……數不完的貪污和剝削，工友推翻他，自己選出何文華當段長。

老巴魯煙草公司工人，清算了喝工人血汗的經理趙一拂，自動開始生產復工。

沒有土地的開新屯的農民，清算了老焦之後，二千零五個人分得了二千三百畝地，分得土地後，相互訂了四不條約：一不出租，二不出賣，三不傭人種地，四不准荒。每一個人整理自己分得的土地，春耕中大事整頓，今後生活有了保證。

配給店過去剝奪人民的財物，都一一得到清算。

加在老百姓頭上沉重的捐稅如人力車捐，三輪車捐，手推車捐，電氣捐，大捐……都取消了。

商人不必擔心有人買東西不給錢，大部分都關了業，只舞場和咖啡館的生意清淡了，揚市長會在那裏舞到深夜的上海舞場等，從生意清淡而遭到停業的命運。

人民在安定中生活，國民黨統治時，一天會出過七十次搶案的現象現在沒有了。在全國物價高漲之下，哈爾濱在民主聯軍進駐後，物價普遍地

降低，豬肉從三十元左右跌到二十元左右，高粱米從七元一斤降到三元一斤……

哈市空前未有的市參議會，最近舉行了，人民選舉出自己代表主持政府，給自己做主。

一切的事物在人民面前得到一個比較：民主政府和民主聯軍好。但我們也有不如國民黨的地方，穿的既不華麗，吃的也不豐富，更不懂得費頭髮口紅可以表示文化，只有一個粗淺的信念，怎樣爲老百姓服務，給老百姓改善生活。

這樣，他們在哈爾濱，得到人民普遍的擁護！

羣衆

編輯 羣衆雜誌社
發行 羣衆雜誌社

上海朱備三路廿五號
十一室

經售 本外埠各書店
定價 法幣四百元

內政部登記證六八六五號

★來★中★眾★羣★

本欄是讀者自由發表意見的園地，歡迎各階層投稿。不論關於生活、報導或對於社會和生活中各種問題的意見，都所歡迎。

• 短論每篇請勿超過五百字；生活報遺棄勿超過一千字。

• 來稿一經登載，酌致謝詞。

談「蘇北難民」

梵森

在蘇北解放區裏極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和保障，在那裏，可幾乎沒有，盜匪則已完全絕跡，一個好的人，如果他不想破壞旁人的美滿的生活，如果不想仍舊維持「剝削」旁人的勞動來維持自己的懶惰而奢侈的生活，如果不想加害於新社會的建設，除非他受了歪曲的宣傳，他是會離開解放區的。

我曉得住在南通餘西街上的一個地主，他有田二萬步，經過減租減息估計尚有三四千步田的收入，因此憤而出逃，來上海為「難民」，但他的生活境況靠着以前剝削所得的積蓄，依然非常之好。另外一個南通劉橋北鄉張家園的地主，也是在減租運動發動後，出亡滬上。他自己說：「住在解放區裏，什麼是不會有什麼，不過租被減了就不得不承認。」但是他另有一種打算；他說：「這樣住在外面，寧可十年八年不交租，將來回去痛痛快快快車，和從其他江南城市因窮困而流浪在上海的一樣，一直在上海的邊緣上過着如豬狗似的生活的蘇北人，他們希望能夠得到一些「額外」的救濟。他們正欲回鄉但因反動派的阻止而不可能。

在一個野蠻蠻人人家做事的老頭子在難民登記處登記過了，他對我說：「因此，稍微有些補貼了。」但是，他告訴我他的故事：「我是如皋人，在街上開一戶小店，糊糊口的。後來因為聽說要抽了稅，我就帶了二兒子逃到上海來了。前天，我接到大兒子的信，他說現在並無所謂，什麼送到前線去當炮灰堆，完全靠不住。大兒子又說，新四軍裏希望我們回去。我的二兒子，他不敢，但是我決定在這裏把大家的事情結束了，就要回去了。唉，不過，路上是不是好走呢？這倒是個問題。」

至於到「蘇北難民」登記處去登記的，很多的，是另一種人，他們是因生活的逼迫老早就流到上海

清暖。他的生活境況是不大好的，成天製造謠言，亂惑人心。我曉得一個姓顧的，專弄人，現在南通主持南通「難民」救濟事宜。他是一個土豪，在南通的生活依然非常闊綽，就是本兩通的居民也難有比得上的。他租了十二個人口，因此他就配領了十二個救濟麵粉。南通地方，衣不暖食不飽的數十年數百年來便定居着的真正難民何止萬千，而這位車車的大富翁却有一天告訴人：「我家的麵粉一時吃不了，所以有許多不得不霉壞了。」而這些流亡出來的豪紳地主們，或是為了保持他們那剝削得來的家財，或則更為了假藉勢力，魚肉同胞，敲詐搜括，又或多或少地和做偽曾經有過各種各樣的關係。例如現在上海也有辦什麼救濟工作的一個聖城人，就會做過極其良誠的顧問。

行暴民人北蘇殺屠止制即立



編輯先生：
案，舉國哀痛，悲憤莫名，而前此西安李敷仁先生之慘遭兇殺，昆明一二，一而案，固血跡猶新，痛猶未已，焉知更大規模之集體屠殺方在日夜進行，愈演愈烈！有新自江北渡江南來者，皆以政府軍隊此次進攻蘇北，於攻佔黃橋等地以後，濫事屠殺，凡當地人民年在四五十歲以下者，悉遭殺戮。雖黃口小兒，亦所不免。縱敵寇之兇頑，未至如是！雖無親朋，雖無骨肉，道路傳聞，莫不驚心動魄，欲哭無淚。

據聞昔日江西剿共之時，亦復如是。蓋以共區民衆，皆為共用。今者共產黨於蘇北地區，實行減租減息，人民生活因以改善，廣大農民得到土地，則其不忍共產黨之離去，固情理所當然。然此豈非同為國民黨之政策耶？今者國民黨竟墮落至此，自食其言，棄其皇室宣佈之政綱政策，傲視，翻演則共時期故技，與人民為敵，其覆亡固指日可待，然人民何辜，於八年血戰之後，竟復罹此浩劫！嗚呼，今日何世，今日何世！

余對貴黨領導人民改善生活之豐功偉業，深致無限崇敬之意，並祈將此函發表。余謹於此向全國同胞呼籲，速起制止此正在繼續之滔天罪行。若猶有任何友邦竟仍予此殺人魔王以任何援助，供以屠殺千萬無辜中國人民之兇器，推波助瀾，煽火

忠告魯門總統

你是基督徒，我以基督徒的資格向你進一言。

今天中國這個自相殘殺的大罪惡是你造成的。你要問：中國人殺中國人與我什麼相干呢？聖經上說，有一次耶穌醫治被鬼附的病人，那個鬼見了耶穌，也說，我與你什麼相干呢？假如你不再准許運送武器到中國來，假如你不再幫助殺人的，中國人也就不會再自相殘殺了，因為要殺的人沒有殺人的武器。你是基督徒，你不能否認中國的內戰，你應該負責。

杜魯門先生，你聽著吧。原子彈不能使中國不進步。中國人也明白在今日之世界要怎樣才能生存。我們反對外國人統制我們。我們在地球上生存是靠着上帝的恩賜，決不靠美國人。

杜魯門先生，我忠告你：火是玩不得的。耶穌以愛服人，中國人需要的是愛，不是火。

救濟物資供給軍用

聯總一職員

半年來我在聯總工作，半年來我聽到無數張嘴對於中國政府分配救濟物資的不滿。最近聯總駐滬職員的請求，和蔣盛頓的決議停止供應中國救濟物資，是這種不滿意的最具體表現。

救濟物資絕少達到真正需要的人們手中，無論急眼的「急」字寫得多麼大，災區人民在吃草根，嚼樹皮；去年湖南的一筆費用到春天還「原封未動」，但糧價却一倍，二倍……漲了上去。無論多麼的「冬」字意義在那兒，聯總的舊衣却在上海的

西服店內售價待沽。只有在共產黨解放區域內，那裏的人口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強，但由於政府把救濟物資當作政治武器，只分到二分之一，事實告訴我們，救濟物資的分配真正做到了點滴歸民。

救濟物資以最高可能的價格出售給商民，以所得來維持一個組織充實，行政效率極低的行總，自然更維持了少數人龐大私囊。難道這和所謂「出售一部份物資以維持救濟工作所需的流動資金」的初衷相符合？

更使人驚詫的是救濟糧竟用了供給××一帶的政府軍隊，救濟棉在中×公司織成軍裝的料子，去裝配被強迫與中國人民作戰的軍隊。而救濟用的交通工具快被加入「剩餘物資」去運送人人不歡迎的軍隊。聯總的起重機吊的將不是麵粉，而是大砲！這又將如何解釋？

聯總千百個眼光正大正直熱情的職員，也不能忍受這種情況。他們要求救濟物資的迅速、公平、切實的分發，他們要求救濟物資能夠迅速運到每個真正亟需救濟的人的手裏。

「羣衆」十一卷十一期

封面漫畫

傅能

編者按：該期漫畫的寓意是，爲了內戰，糧食被當作軍糧掠奪去了，人民只好餓肚子。

昔日多災求勝利，於今勝利更多災！
踏盡膏肓餘瘦骨，仍教灑血付積差。
希圖同盟終覆滅，扶桑日落有餘哀！
莫道相煎何太急！幾見窮兵不自埋！

不要徬徨不要苦悶

來信

益旺者，黨係甘與中國人民爲敵。此仇此恨，將與時俱增，日本之先例足資殷鑒。周校亭七月廿四日

編者先生：我不懂哲學，我更不會運用美觀的字眼，當我想到，先生或許會有助於我時，我便執起筆來，述說我的疑難，希望從先生處得到一個切實的指示。

我有信仰，我也有目標；但因多年獨處家庭的結果，無形中便失了飛的能力，我始終未能進家庭一步。我今年雖不過二十歲，但由於種種關係，早幾年就失學居家。我的家是中產階級，平常所交接的，也便是這一階級中人。有了錢，就總不免要講享受，尤其是那些與我同性的太太小姐們更是日除了研究摩多車與享樂外就甚麼天大的問題，也不能引起她們的絲毫注意。處在這種人物環境下的我，由於思想上的分歧，無形中我便走上孤獨之路。日常除了以書報爲伍外，我就只有以日記本子來當作知心友，將一切事向他訴說。在這班太太小姐的眼光中，我成了一個怪人。一個「落伍者」。

把力量獻給受苦的人類，這正是我生平的志願。家固然可愛，但有意義的生活當更爲可愛。我無理由爲了前者，放棄自己底理想。但最大的問題是我既不識路又不識人，辦拉式的出走，是否有助於我？我疑慮，我傍徨，我找不到答案。我矛盾了，一面咀咒自己的懦弱，一面可又躊躇不決。日子是一天一天的磨耗過去了，我可仍找不到一個決策。我整天浸在傍徨迷惘中。

先生，你說我應當怎樣？你罵我懦弱嗎？把這樣的一個問題來佔據先生的寶貴時間，我很慚愧，但我知道先生一定能體諒的。希望先生能給我一個明確的指示，使每一個與我處在同等情形下的青年，知所抉擇。此祝

王希明敬上

覆信

希明女士：

收到你的信時，上期本刊已經付排，不及作答。你在那樣的環境中能立定志向，把力量獻給受苦的人羣，並因為覺得這力量無法可施而感到苦悶，我們很了解你這種心情。

經過八年的抗戰，中國人民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放，反動派搶奪了抗戰勝利果實，依然把人民壓在他的腳下。現在的鬥爭，是人民要翻身而反動派要繼續奴役人民的鬥爭，是人民要民主而反動派要繼續獨裁的鬥爭。中國人民做了幾千年的奴隸，現在不能再做下去了。八年來我們含辛茹苦，流血奮鬥，揮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鎖鍊，難道我們還要屈服貼貼的接受中國法西斯的鎖鍊嗎？這是不可能的。在這不是為主就要為奴的千鈞一髮的時候，不自由，毋寧死，有熱血，有勇氣的人怎麼能夠袖手旁觀，怎麼能夠不參加到這鬥爭中去！

許多青年，正和你感到同樣的苦悶。他們對這個決定中民族與民主的鬥爭不願意袖手旁觀，但是又不知道怎樣去參加這個鬥爭；他們想飛，但各種繩子拉着他飛不起來。這的確是一件苦惱的事。

今天中國已經有了廣大的解放區。在解放區，已經實行了廣泛的民主和普遍的經濟改革。你也許渴望到解放區去。那裏也歡迎青年到那邊參加各方面的建設工作。你的獻身人民的志願，在那裏當然可以百分之百的實現。但是，法西斯反動派所發動的內戰，阻斷並破壞了到解放區去的交通，不但不去，而且從另一方面想，中國的和平、民主、獨

立的事業是舉國的，我們要使全中國都解放區一樣，變成民主與自由的世界，這就需要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爭取，每一個人應該從他自己週圍所能做的做起；因此，也就不一定都要到解放區去。

你說你週圍的那些太太小姐們，鎮日除了研究摩登與享樂之外，什麼天大的問題也不能引起她們的注意。你所看到的，也許有些是真的。但是，內戰、不民主和殖民地化所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是深刻而又普遍的。除掉最少數的大官僚、大地主、買辦、和法西斯頭子而外，所有中國的人民都直接或間接的受到這災難的影響。在你週圍的那些太太們和小姐們，難道就一點不感到這巨大災難的影響嗎？她們的丈夫的事業，或許正因為外貨的傾銷而日趨慘淡；她們的子女或許正因為學費過高而難於繼續求學；她們的家庭經濟或許正因為物價飛漲而日趨困難；而她們自己，更也許正因為男女的不平等，而忍受着各種各樣的苦痛。所有這些，就是她們能夠覺悟的根據。你和她們處在同樣的環境，為什麼你能够感受到認識到的問題，她們就一定不能感受到認識到呢？不，她們也應該能夠的，只是她們今天還沒有認識到。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幫助她們更快的提高認識，使她們從那種無意義的狹隘的生活中解放出來，走到更廣闊的生活中去。這是不可能的；現實的壓迫，使得多少本來很落後的人都進步起來了呵！

所以，我們覺得，你應該首先拋棄孤獨的習慣，盡可能和所有你認識的人做朋友，了解他們的生

代
夫作收到不擬刊用。請示地址，以便退奉原稿。並祈繼續賜稿。
郵
奉覆
△愛文、克克、阮澤先生：
△魏形先生：信收到，容後

你說，因為多年偏處家庭的結果，已失去飛的能力。但我們覺得，與其一個人獨自飛出牢籠，倒更應該聯合大家來共同摧毀牢籠。這工作會有困難的，但我們希望你這樣嘗試着做起來，即使失敗也不要緊，只有在這當中，你將會得到經驗而更加不斷的進步。

其次，我們想，你是不是可以找得一個職業。有了可以獨立謀生的職業，才有比較獨立自的生活。同時，有了職業，也才會接觸到社會上更廣泛的人羣，更深刻的了解社會，結識更多的朋友，打破自己現在孤獨狹隘的生活圈子。總之，孤軍難打，一個人是做不出什麼來的。你應該首先多多交朋友，不論是進步的也好，落後的也好；落後的，使他進步，進步的大家共同來更求進步。有了朋友，大家就可以商量着來做點更有意義的事情了。這是我們的一點

浮淺的意見，不知你以為如何，希望我們能够繼續討論
編者
更正
上期本刊廿二頁「昆明民主人士的悲憤」下欄第二行中，「湯素陶」誤排為「馮素陶」，特此更正，並向馮先生致歉。